



硃批鄂爾泰奏摺

雍正五年正月二十五日雲貴總督臣鄂爾泰謹

奏恭請

皇上聖安

朕躬甚安自去冬以來外緣順序身體更覺好都中內外情形一切平靜卿好麼

同日又

奏爲恭謝

聖恩事雍正五年正月十七日臣家奴賞

恩賞給驛馬齎回

欽賜臣貂冠一頂四團龍補服一領龍袍一襲
御書福字一幅對聯一副并蘋果文旦甜橙廣橙福橘
三箱哈密瓜二箇鹿尾鹿肉樹雞關東魚四簍湯
羊一隻到滇臣隨率同在省文武官員郊迎至署
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敬啓恭請
聖安一摺荷蒙
硃批朕躬甚安今歲更覺健旺皆
皇考在天之靈賜佑之所致冬至前後三天大雪盈尺朕

甚欣幸特諭以慰卿懷欽此及遍誦
硃批望臣最切勉臣甚至數復之餘不能仰視伏惟
聖祖之默佑實
皇天之照鑒而至誠之感通千里萬里有如響應若賢若
愚均被鈞陶此則
聖主之所獨契而凡具心性者之所知奮知愧而且感
且泣者也念臣身遭
異數無有倫比午夜捫心實慚不稱乃復邀
殊典賜龍補龍袍跪捧之下益深惶悚自顧何人敢當
茲非分謹什襲供奉并

御書各珍器永爲傳家世寶俾子子孫孫共覩
覽卿奏謝知道了
寵光各思捐糜以補臣之不逮至於臣激切微忱瞻依
君臣之情必至如此方是其感而
寸心感頌之詞實不能著一語惟有凜遵
不應者朕實不解勉之勉之以副朕意
慈訓加意調攝乘時節養保此肉軀竭此血誠以仰副
慈父委任期望矜恤憐憫之至意更祈
聖躬少就暇豫勿過於任勞臣讀至又係燈下字墮淚
不妨莫爲朕過慮實實從容料理精神飲食實加
倍矣燈下字之諭以日間亦實無暇朕立志以勤先天
披覽等字氣咽涕垂無以自處此生此世實不能
下凡大小臣工奏摺悉皆手批外人亦不信至於日間
答報涓埃矣除繕疏奏
廷臣之面奏摺奏者甚繁心緒亦不靜不如燈下可得
謝外謹繕摺齎
如意大槩外來奏摺晚批者十居八九此摺亦係燈下
奏恭謝

所批朕從幼夜間精神更好非出勉强也朕再不忍欺

聖恩伏乞

卿可釋此念一些不必爲朕憂心

聖主睿鑒施行臣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爲恭報雨雪事竊以滇城氣候四時相近伏不言
暑臘不知寒三冬之雪尤不多得仰賴我
聖主軫念民依遠邇一視
躬耕祈穀報穡勸農以先天下達於海寓
仁孝誠敬

上天鑒之自郊畿之近訖萬里之遥無不丕應如響隨聲
今
京師大雪盈尺而滇中之雪亦前所希有冬至前後
時氣甚正水能結冰自二十二二十三日爲始前
後雪約可數寸城外較大各郡縣所報不一大槩
得雪處多十二月初十日雪勢尤溥遍及滇黔是
日臣正由威寧行八十里至黑石頭地方駐劄帳
房次早布帷乍啓雪盈半尺詢之滇省亦復不減
總計數月以來天氣雖多晴和而風雨惟時可稱
調順正月二十三日春膏竟日田疇霑足現在蠶

豆已收麥苗盡茂不獨夏熟可望豐登即秋成亦
應占大有謹附摺
奏仰紓
聖懷臣謹
奏

深慰朕遠念卿具此丹誠再無不感格
上蒼垂鑒
聖祖慈佑之理都中今春雨雪亦邀數次浩蕩之
恩澤矣

同日又

奏爲覆
奏事竊候補通判臣管旆一摺荷蒙
頒發到臣捧誦
硃批此條奏內除勾去一條或有可採擇之處發來卿
看欽此臣謹據愚見備悉陳之
一漢姦宜禁一條查邊境逞兇莫如頑苗而頑苗
肆惡專仗漢姦此兩省文武所共知而臣於長
寨一案已痛切言之盡法處之但苗之族類甚
繁凡黔粵四川邊界所在皆有今安設營汛兵
苗錯處之地雖不能禁漢民之不相往來而刬

殺之風自可少息其餘無營汛之寨專屬苗夷一聚處原不應許漢民雜居多借貿易之名巧爲勾通之計自宜嚴行禁止立爲條約遍告漢夷夷民毋得容留漢民毋得擅入況保甲之法巳行則鄉保頭人自應稽查地方隣佑自應首告使皆各有責成違者並坐而流官土司亦各定考成舊議以拏獲川販十五名准予紀錄一次夫川販漢姦潛匿兇寨非動官兵難以擒拏又各分巢穴并非聚集一處則以一時獲十五名此最難之事即或前後合算能拏獲者或不止

十五名然多由外結並不報部故雖有鼓勵之典而踴躍效力之員甚少臣請嗣後凡有擒獲川販漢姦審明實有通同苗夷刦殺案件每擒獲一起即詳加紀錄一次一切刦殺等事俱不得外結有能告首川販漢姦情實罪當者其應加紀錄之官每獲一人賞出首人銀五兩但不得挾讐射利如虛反坐將不待三年而川販漢姦或可絕跡矣

甚合情理諸苗事宜料理有頭緒時不論何事內附便題來

一藥箭宜禁一條臣查兇苗所恃惟有兇器臣自親行長寨已將定廣各寨兇器查繳無餘仿行

一通省自可漸及但查內地熟苗收繳頗易邊地生苗查繳甚難若盡收熟苗之器械或轉受生苗之摧殘則外侮之來反無以抵禦又不可不慎今擬嚴定規條通行各屬一切兵器只許收藏在家以防盜賊凡白晝出門者概不許攜帶其有萬不得已事必欲夜行攜帶兵器者先通知鄉保頭人告以欲往某處攜帶何器何時回家鄉約給以圖書號票所過共幾塘汛則給以幾號票每一塘汛盤驗放行收票登簿每月終鄉保至塘汛查對凡有白晝擅帶兵器及夜行

無號票帶兵器者塘汛擒獲卽行稟報以盜賊
此亦無可奈何之一著耳繁難
論倘有不行稟報者卽一同治罪如此則兵器
雖不收繳與收繳同但須文武各員奉行嚴明
庶能有濟至於箭藥多自川粤來現已嚴示并
密訪飭拏其拏白放黑之說臣自受事後卽行
嚴禁犯者懲以重法今此風雖少減尚未能盡
淨總俟兇惡土司土目盡情懲創一歸法度後
則此患可絕若不治其本縱時加剪伐恐旋除
旋長終非遠計也
一倉貯宜穀一條臣查積貯之法穀原勝米然實

心任事存乎其人不但存七糶三可以長行卽
青黃不接之時減價多糶俟秋成買補旣可推
陳納新並可歲增餘息則倉廩日盈災荒無慮
豈不更善然每見一經官糶則徒飽吏胥民不
沾惠輕斗糶出重斗糴入官減價而民未受減
價之利官買穀而民實受買穀之害此弊江浙（直省皆然）
爲甚雲貴亦然臣自涖滇以來凡銀折印借民
欠勢壓等弊皆漸次禁止其有虧短各屬盡勒
限完補踰限不完者卽指名
題參今已各知警惕努力急公至於米應易穀雖經

是

通行現在猶未能畫一應俟各倉清楚後少待
秋成則一轉移間糧務可以就緒矣

一黔省鼓鑄一條臣查黔省地方地瘠民貧故分
毫出入必須較量輕戥潮銀所在通行若換制
錢必先加戥折色甚以爲苦况兒苗雜錯見財
即殺人往來行客尤未便帶錢故鼓鑄之議不
果行至於黔省產銅原不止威寧一府即不須
運雲南銅亦可以供鑄但開採礦廠動聚千萬
人油米等項定須預籌若少不接濟則商無多
息民累貴食一旦封閉而衆無所歸則結夥爲

盜入寨爲姦誠不可不愼也據臣愚見必先開墾田畝多積稻糧則油米價賤開採不難而銅課既多錢本不重然後開局鼓鑄官私通行則錢可當銀民自樂利庶幾可以行遠爲現今計似猶未敢輕議也

便價賤聚集人衆亦當詳審而爲之

一書辦擬批宜行禁止一條臣查書辦擬批原係錮習緣上下文移非吏不諳是否定例非吏不熟故官不親理固全憑乎吏官卽親理亦半恃乎吏江浙固甚黠省亦未能盡除殊不知吏等辦事則識見原卑吏等見利則眼孔甚小但知

惟利是圖則亦何事非弊縱有精明之官能自作主而蠧胥姦巧窺官之意指乘官之懈怠援例揆情言之確鑿鮮有不爲所愚者該通判不准書辦擬批之請固亦淸弊之一端但官無識力或少精勤則內幕代勞之說其弊實與書辦擬批等此誠居官之大戒尤宜痛懲者也總之事無巨細務宜親看查例查案原應分任或平或反斷須自主惟據理按律竭力盡心俾胷中不執一成見自權度不至於大差至於才具庸惰原不能自辦操守貪鄙原不肯公辦者其弊

能此者幾幾

是極通極總之有治人無治法

又不止於衙書胥鈌家人賣票矣謹據愚見逐

條覆

奏伏乞

聖主睿鑒施行臣謹

奏

硃批覽

同日又

奏爲覆

奏事竊貴州安籠鎮總兵官臣蔡成貴一摺荷蒙

頒發到臣捧誦

硃批此事如何應行與否所奏是與不是定議奏聞應
具題作卿主意具題欽此臣按廣西西隆州古障地
方土目王尚義等一條細查舊案係貴州普安州
捧鮓地方苗目阿九等與王尚義等歷年互爭歪
染烏舍壩犁魯磉等寨於雍正二年正月控告焚
擄無休兩年以來自前督臣高其倬并貴州撫提
鎮諸臣移行粵省撫提諸臣屢經咨催卽何世璂
到任後咨檄交馳無如西隆地因煙瘴該牧寄寓
省城一歲中惟冬季暫駐其地而一切催徵事務
又復倥傯遂致任催罔應則愆期之咎多在粵省

今准部咨奉

旨令臣與何世璂委大員會勘隨經委貴西道吳應龍前往幷咨催粵撫遴委大員速集會審俟審定詳報到日臣等再當會議竊思隣邊地方苗民雜處搶擄爲常刼奪不已姑息因循釀成此習其故多由外結此至當不易之論臣經將分別流土考成使各有專責不致互相推諉遲延不結之處繕摺具

奏業奉

聖旨諭部議覆在案至於黔粵之交原有大江爲界祇

因犬牙相錯以致彼此紛爭今若劃江而理江以南屬之粵江以北屬之黔則界限井然防守稽察皆易為力庶幾兩省之紛爭永絕又不獨完結目前案件也其貴州普安州屬黃草壩地方請添設

後有諭

文員一條臣查此地民苗雜處距州二百四十里止有安籠鎮分防之遊擊一員一切地方事務並無文員管理而武職又不敢違例干預今請添設文員事屬應行但黃草壩地僻民貧養廉無出若添設廳員無論庸鄙者不能相安即清介者亦難以自給據臣愚見或改歸安籠廳管轄則事簡原

可分理或於普安州增設州同一員移駐其地則
是
上下公私猶易安置臣緣未經親履其地不敢冒
昧定議已密委員將應分撥黃草壩所屬疆界田
畝戶口人丁并與安籠廳道路遠近等項確細查
報一俟覆到再當斟酌具
覽
題至於安籠鎮臣蔡成貴臣雖未見其人然訪問政
聲操守清白辦事亦盡心雖不無過當處實係好
官所稱調任通判金璜薄有才具堪備驅策然自
知道了朕尚未見此人
世故中學來根柢處却未能堅實也合併覆
奏伏乞

聖主睿鑒施行臣謹

奏

前卿奏泗城土府一事請朕密諭廣西預備之摺朕便

錄與韓良輔諭令準備伊回奏許多識見淺鄙之間論

二年韓良輔亦曾奏過此事今奏與前意不符或其間

有賄求之弊朕稍疑焉伊奏欲親至滇省與卿面商朕

已有旨命李紱同韓良輔前來卿等可將三省交界一

切事宜講明齊心料理方於地方有益若事不畫一恐

難措辦並有旨若有用兵處粵省撫提鎮命卿節制矣

卿可悉心籌畫俟伊二人到來將此定界一事一併合

議具奏

同日又

奏爲欽遵

聖諭事竊烏蒙一事臣於雍正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再經摺

奏自臣委遊擊張鶴與投誠土弁祿鼎坤前往烏蒙

諭革職土府祿萬鍾赴審去後續據鈔呈祿萬鍾

奉有川督臣岳鍾琪印牌調烏蒙土兵五千名協

剿凉山效力贖罪求寬期赴審隨據威寧鎮總兵

臣孫士魁遊擊哈元生知府楊永斌稱有四川永

寧千總孟如林云奉川督臣印牌准調土兵效力
贖罪是實竊按改流之事臣初意原欲緩圖緣岳
鍾琪既將祿萬鍾等請
旨革職與臣會審復札致到臣謂將來抗不服拘囑爲
運籌預定共圖厥成則係奉
旨欽件又自不容少緩爲川省計惟有密檄營汎各路
預防一面密咨會臣一面委員直至烏蒙摘印提
審如或順來則按罪定擬倘行抗違則合兵擒勦
國體所關名正言順似無庸再計臣愚兩月以來仰
賴

聖主仁威招致祿鼎坤來歸宣慰夷衆渙散夷兵卽土
府母子亦屢欲投獻事已垂成乃祿萬鍾忽接該
總督撥兵印牌見無革職會審字樣而烏蒙主文
劉建隆楊阿台等鎮雄范掌案紐紐巴等遂有革
職並無明文提審亦無員到我們自屬四川等語
臣料岳鍾琪此舉雖係掉虎離山欲先奪其巢穴
以便改流之計殊不思祿萬鍾卽出界劉建隆楊
阿台必不肯出界卽使劉建隆等一同出界遵調
效力則既許以贖罪勢難再行問罪若竟行寬免
是特參革職請

旨會審之案難以了結如仍行究治則失信於夷人所
關更大臣雖未准移知不敢不愈加慎重以謀萬
全隨一面將辦理情形備細移知川省諸臣并切
札飛遞一面密交總兵劉起元并各將弁俱限於
十二月二十五日各自營起程二十七日各駐劄
所指汛地相機行事徑取土府臣隨自東川起程
於本月二十九日回署示以緩勢以安夷心續據
各員稟報自臣回署之後漢姦劉建隆楊阿台等
每日計議整點夷兵潛窺內地且有鎮雄之范掌
案紐紐巳等前往協助帶領二千餘人來攻魯甸

又有一千餘人圍繞後山欲殺歸滇之祿鼎坤以
堅衆志時左協遊擊張鶴已駐魯甸隨分撥弁兵
與祿鼎坤帶領土兵三千餘人由山坳徃迎夷賊
聞四山礮聲齊起知官兵已到衆始潰散總兵臣
劉起元亦抵魯甸檄令遊擊張鶴及威寧遊擊哈
元生知府楊永斌等一面整兵一面招撫直進烏
蒙而烏蒙各寨頭目等沿途投誠者前後已三千
餘戸相約剃頭者無算各爲宣揚
聖德播告
天威給以安插告示賞以銀牌紬緞布疋羊酒等物一

時懽聲雷動賊等見大勢已去計無所施而烏蒙之劉建隆楊阿台鎮雄之范掌案紐紐巴等遂將萬鍾母子簇擁上馬并男婦數百名口馬匹財物盡行搬運而去又逼勒烏民相隨從行有行不數里或數十里逃回者甚衆是時遊擊張鶴哈元生知府楊永斌等旣駐劄土府隨將烏蒙倉庫錢糧戶口什物等件眼同祿鼎坤逐一查勘只餘鎗礮弩弓等件並無多物當卽封固仍交看管而總兵劉起元亦於正月初二日帶兵抵烏隨分撥兵丁跟踪祿萬鍾等去路續據尋霑營守備朱廷貴并

祿鼎坤等行至戈奎河拏獲李三阿固二人手持漢夷兩書稱係鎮雄土府隴慶侯與祿萬鍾書內有雲貴郎有毒意岳公爺自爲作主我們自然來鹽井渡相會等語於是各將於老李渡鹽井渡米鐵女白迭大關荳等處分兵追擒據報獲有劉建隆妻女等共八人業交威寧府收禁臣看得烏蒙鎮雄互相朋比脣齒爲姦今烏蒙已遁土府一空土地人民盡皆內附勢如釜魚籠雀安所脫逃而鎮雄怙惡不悛土府隴慶侯年纔十五皆由范掌案紐紐巴等爲之主使又有胞叔隴聯星爲之養

姦臣於進兵烏蒙時卽令取道鎭雄以懾其膽又密令威寧鎭臣孫士魁知府楊永斌誘致聯星聯星自知服罪歸命軍前願求效力兩土府山川形勢俱能熟諳不獨爲鎭雄前導并願爲烏蒙先驅臣以鎭雄之有聯星亦猶烏蒙之有鼎坤姑令善爲羈縻鎭雄之勢又已分其大半復嚴飭各將并密致提臣楊天縱調撥健兵一同會勦俟慶侯擒獲則萬鍾愈孤卽奔命入川實自投羅網檄札纔行後於正月十四日接到岳鍾琪來札具言給牌之意原以烏蒙負涼山爲嵎故特差員假調兵爲

名借以踏勘其通凉山之路凉山平則後路絕不
妨少待俟凉山事竣卽訂期並進先奪其巢穴等
語十八日又接來咨已令遵義協副將張玉帶領
官兵一千五百名前來聽侯調遣川撫臣馬會伯
來札亦稱共調漢土兵三千名前來等語總俟川
省官兵一到或授意誘擒或勒兵立勦維今之計
須先制隴慶侯後及祿萬鍾以烏蒙巳窮鎮雄未
艾先難後易一舉兩得料此二兇皆可計日成擒
無煩
聖慮在臣與岳鍾琪凜遵和衷辦理務出萬全之

明諭兩地一心原無同異緣岳鍾琪遠駐陝省難知虛
實不得不少有遲迴臣以身經其地親見事機不
敢不勉效神速總期寧謐邊方何分彼此疆界謹
將現在情事據實奏
聞伏乞
聖主睿鑒施行謹
奏

所奏知道了祿萬鍾已投到川省岳鍾琪即奏聞欲問
罪正法改土歸流朕已批諭審明定案一面奏聞一面
解送與卿明白雲貴未了案件後方可定擬連奏有二

摺待回繳時將朕批諭隨便發來卿可密觀便知朕辦
事之道理矣此事在岳鍾琪畧務巧些彼意以涼山晃
山之事不就烏蒙未能輕了見卿調撥神速似少有怪
意但皆存爲國效力之心即便爭功亦屬快事朕亦欣
悅嘉之耳內外大臣但患不爭功也戲筆

雍正五年二月初十日雲貴總督臣鄂爾泰等謹
奏爲奏
聞事雍正五年正月二十六日據者樂甸辦事遊擊楊
國華報稱雍正五年正月十九日據塘兵報稱鎮
沅夷猓不知何故鼓譟突於正月十七日四更時

候聚衆數百人將衙門放火焚燒威遠同知劉洪度巳被害防汛兵少不能彈壓乞發官兵星速前來免致猖獗等語又據附近文武各員報同前事臣隨一面移咨提臣郝玉麟一面飛調元江協副將張應宗新嶍營叅將曹登雲景蒙營叅將李登科各領官兵星速前往并照會臨元鎮總兵官孫弘本酌帶本標官兵親赴鎮沅確查起釁實情相機勦撫去後又據景蒙營叅將李登科稟稱據普威營分防把總何遇奇報稱正月二十三日據鎮沅各夷等訴稱鎮沅府地方自雍正四年六月改

土歸流百姓無不傾心悅服不意劉太爺家人踢
打人民苛索銀兩今日要草料明日要柴薪終朝
苦打每日謝銀三四五錢不等哀求纔罷故此我
們急了纔將衙門焚燒並無別念懇祈轉報賞行
安撫等因卑職已發示曉諭再相機行事等語臣
等查得鎮沅土府自改土歸流已經八月夷民帖
服並無異議卽刀瀚親支兇惡頭目心懷不甘亦
未露形跡至威遠猓黑一種從不耕種兼無房舍
棲止專以打牲刦擄爲生現有命案檄令緝拏歲
內已據劉洪度報明殺死猓黑一名拏獲五名於

鎮沅府監禁在案此案事由或有以激變或相約復仇俱未可定除俟文武委員確查起釁情由并不法罪狀具報到日另疏

題報外合先繕摺差督標千總裴弘道撫標把總常文芳賫馳奏

裴弘道漢仗平常人甚明白伊自奏年已將滿若有可取具題留用若不及則已

聞伏乞

皇上睿鑒臣謹

奏

據理而論激復二種情由皆有朕前有旨著嚴苗猓黎夷之處分岳鍾琪奏摺內已兩次批諭改土歸流固係

美事然必委用得人不令野愚小民有避溺投火之想方保永安長治如謂兵威震慴之時視如禽獸任意凌虐苛求若令一思故主所關甚鉅等語矣觀此劉洪度必有自取死之道但傷及許多兵民朕心深爲惻然當此振作之初必酌中料理疎而不漏方好全賴卿措置得宜料卿自無過不及之慮也題到自有旨

烏蒙鎭雄一奏摺留中此事岳鍾琪少務巧些朕不甚取此事俟題到自另有旨如川員畏難隱諱之處當移知岳鍾琪不可回護哈元生前取仲苗赫赫有名今烏蒙所效之力實出格外具疏時可一一申明若有副將

缺或叅將缺當引旨題用此番進取烏蒙官弁俱甚屬可嘉題到朕自加恩議敘祿鼎坤不料如此改面革心非但贖罪兼當論功可著實設法安插令出望外以勸將來事雖就緒善後務要得人卿詳細慎重籌畫可也聞楊國華人亦甚去得未知果否

雍正五年三月十二日雲貴總督臣鄂爾泰謹

奏爲恭逢

上聖慶覩殊祥事欽惟我

皇上

德參兩大

道合一清
兼聰明睿知之能念念必欽
天法
祖
綜激濁揚清之用事事皆主敬推誠惟其上下同流
諸祥於焉畢致亦且神人交洽百物為之呈奇蓋
自
御極以來時聞嘉徵屢告日月合璧五星連珠早識
天心之協應蓍草叢生嘉禾九穗更知
地祇之效靈若夫黃河之水千年一清史冊所傳亙古罕

見者也臣謹按京房傳曰河水淸天下平又按易
乾鑿度曰天降嘉應河水先淸又按王子年拾遺
記曰黃河千年一淸至聖之君以爲大瑞此皆論
其理不能實舉其事卽隆盛之代間或一見不過
逾時逾刻之頃一州一邑之地今閱邸鈔於雍正
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爲始上自河南下迄淮徐河
水澄淸地逾二千餘里期歷二十餘日自古迄今
曾未之前聞臣在萬里之外聞茲上瑞懽忻之餘
倍切感激蓋河源發自天上見於崑崙之山鍾於
星宿之海入於龍門積石之地遍於雍冀豫兗徐

揚之間其源流爲最長其支派爲最盛其性得中
故黃流浩瀚其蓄至厚故濁浪奔騰而欲求其清
波澄澈輝映千里勢必不能惟我
皇上聖聖相承知淵源之有本謙謙益著信德業之彌
光亦保亦臨時凜
上蒼之鑒致誠致慤常懷
聖祖之憑析理如日月常懸無微不燭鏡物似冰霜四映
何地弗瑩故瑞氣所覘遂現澄清之象而渣滓盡
去乃顯河伯之神此皆
皇上本其誠孝之符致此清明之驗臣等遭逢

聖世遘遇
鴻庥思登畔岸而未能惟切冰淵以自礪顧復荷蒙
聖主巍巍不與蕩蕩難名用錫福於臣工大沛
恩於中外各加一級言嘉庶職之勵勷伏念
九重實冀羣工之洗滌藉使黃河如帶惟期清白常存
乃知
聖德同
天正是太空不有益信
福如川至同頌九如竊願臣效華封申歌三祝謌及
河喬嶽欣聞百神之懷柔念維清緝熙仰紹

祖之勳烈蓋誠無不動憂勤即是嘉徵感而遂通儆惕
長符瑞應矣臣爾泰無任踴躍懽忭之至除俟接
准部文恭疏奏
賀外謹
奏以
聞
向來朕不深信史冊所載此事不料見於今日朕實惶
愧而不敢當益凜敬畏之心發乎至誠惟與卿等竭力
黽勉利益蒼生
社稷以答

上蒼之格外垂恩
聖祖皇考之賜佑耳
同日又
奏爲恭謝
聖恩并陳愚悃事雍正五年三月初一日臣齎摺家奴
賞
恩賞給驛馬齎回
御賜臣松糕一匣茶糕一匣酥食一匣燻猪風羊肉一
簍抵滇臣隨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謹啓摺抑荷裳
硃批朕躬甚安自去冬以來外緣順序身體更覺好都
中內外情形一切平靜卿好麼欽此恭惟我
皇上聖敬日躋乾行不息本憂勤惕厲之思爲仁育義
正之治內外平靜遠邇攸同都中情形自可想見
獨念萬幾就理
聖躬過勞萬里臣心時切㣲慮玆屢奉
硃批健旺安好實不勝懽忭此固上瑞所從來諸祥之
符驗也及遍誦
硃批臣不敢卒讀不能仰視惟有對

天指日矢此血誠以自免悖負感謝謙抑之詞亦並不能
著一語更念臣自覲
天顏已逾一載回憶
陛辭之日我
慈父眷顧矜憐時宛在心目俯首淚垂現今地方事務
止鎮沅威遠尚未寧帖烏蒙鎮雄正須料理計遲
至四月俱可完畢此外田畝礦廠各件業已選委
分理彙報總核亦可無悞懇請
聖恩俯鑒愚悃准臣於八月末旬起程於十月中旬抵
京俾得隨在廷諸臣慶祝

萬壽并面陳一切恭聆
聖訓則依戀私忱得以稍申而封疆重寄亦知所自效
矣伏乞
聖主睿鑒
俞允施行臣謹
奏

今歲萬壽節朕不受禮地方事務雖少就緒正資料理
卿之欲來見朕朕知發乎至誠非具套文之可比而朕
亦實想卿凡諸外用大臣陛辭朕不忍別至於落淚者
惟卿一人耳況我君臣年紀他日歡聚有日當權輕重

而爲之不必作兒女態可靜心治理地方今歲不必來

同日又

奏爲欽遵

聖諭事竊土府一案於雍正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摺

內荷蒙

硃批爲此一事朕不能釋懷萬不料其如此完結實非

人力朕惟以手加額心叩

蒼穹我

聖祖君父在天之靈賜佑耳此事豈不用張弓持矢所能

了者國家祥瑞之事卿之奇功也朕之慶喜筆難書

諭又奉

硃批岳鍾琪已奏從滇料理爲便自然就近歸滇爲是

題到有旨卿只管奉此旨籌畫料理欽此臣伏念烏

蒙鎭雄兩土府擾害邊疆爲患三省數千百年來

稔惡已久今仰賴

聖天子大知大孝誠無不動感而遂通邀

蒼穹之鑒㤄

聖祖之靈使兩土府聞風授首漢土騰懽討滇黔進兵之

期在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而得烏蒙土府在是

月二十九日祿萬鍾等之投川員在正月初七日

得鎮雄土府在正月十四日隴慶侯等之歸川營在正月十七日兩旬之內二酋同歸實非人力所能爲臣何敢冒功所借漢姦惡目人等惡貫已盈自絕於天不能見幾於早既已蹈苗民逆命之罪豈能免防風後至之誅故雖獻土歸印難贖前愆若不將兩地漢姦惡目人等盡法懲治并土府等移置內地絕其根株則雖改土歸流而餘風未殄終貽後患至於改流之後據臣愚見東川烏雄三府應總設一鎮以資控制東川現有一營鎮雄應添設一營以資聲援烏蒙仍設知府一員魯甸地

方添設一縣鎮雄府應改設一州歸併烏蒙府屬其安鎮設營所需官兵糧餉臣現在籌畫抽減那湊亦所增無多統俟奉
旨到日一一詳議具疏
題請臣務當盡力料理俾得一勞永逸以仰紓
聖慮除將兩土府底定情由另疏報明外謹具奏
聞臣謹
奏
籌畫甚是妥協今滇黔數處改土歸流新定苗夷正資彈壓烏蒙鎮雄等處擴地甚廣應添兵處不可惜此小

費當謀一勞永逸萬不可將就從事俟歸化日久一切如內地一般時再議減撤未爲不可當知朕意料理可也

同日又

奏爲覆奏事竊四川永寧協副將張瑛三摺荷蒙頒發到臣捧誦

硃批此係張瑛條奏之三摺朕觀此人愚俗蠢夫但向日聲名甚好亦不可以人廢言爾等現今整理烏蒙之事或有可採處發來卿看岳鍾琪亦照樣發去矣

有可採處取用若無用之論不必逐欵回奏欽此臣
謹據愚見敬陳大畧
一各營盔甲宜亟補造一條臣查營伍器械除盔
甲外火鎗刀箭尤爲緊要旗幟帳房鑼鍋等項
皆當齊備邊方承平日久一切廢弛軍裝不整
一誠如該將所慮但據稱餉乾既不敢扣公費又
無贏餘欲請補造束手無策等語臣查標營公
費原可騰那倒斃馬價亦有餘剩若提鎮不受
禮節將弁不肆侵分補造軍裝無不足用如必
請動正項或又尋別項恐弊將百出後且難繼

況一切軍器原取堅銳並以壯觀近見所造盔
甲鎗刀等件多不堪用有名無實將欲誰欺應
如該將所請
通諭不如朕隨便面諭於事得實益
敕諭總督提鎮設法努力補造完整以儆廢弛者也
一已歸流之土民宜從
國制一條據稱歸流百姓仍聽土目管轄席其椎髻
裹氈之舊宜令剃頭改裝分設里長甲首令百
姓輪流充當土目俱遷腹地等語臣自長寨之
役凡各寨投誠前後剃頭者巳數千人及烏蒙
之役各土兵情願剃頭者又數千人率皆出自

本心並非有所逼勒若强令遵依各不情願將
惡猓兇苗與齊民無別轉恐爲齊民害至於旣
經歸流則把目伙頭之名自應改爲里長甲首
但必將土目俱遷腹地令百姓輪管夷民恐兩
不相習轉難寧帖臣愚以爲撫夷之法須以漢
化夷以夷治夷卽如土官類多殘刻而夷民畏
服並無異志者此正可以轉移之一機但使流
官大破因循苟且之習力存委曲開導之意則
積久漸入知尊知親生殺惟命而形跡名目之
間俱無庸置議矣

甚是

一永寧烏蒙宜酌量歸併一條臣查貴州永寧縣係威寧府屬爲黔蜀交界之地兩省邊境所關當日設縣之意原以兩省聲息可通犬牙相制若以此縣歸川則直至畢節縣方有黔員勢必另立一縣與川接壤以清界限此不獨城池學校衙署倉庫皆須另建卽防汛亦須另增似不若仍舊之爲便也至於烏蒙土府亦不應歸併威寧臣恭候

好

聖旨無庸另議

一東川府宜及時振作以圖久遠一條查此條內

應行諸件臣已於東川事宜摺內詳細陳

覽

奏統俟烏蒙鎮雄會勘之後再通計合算逐一確議

分析條欵具疏請

旨

一烏蒙阿底搆怨土府萬鍾應留一摺臣看張瑛

此奏嚴於阿底恕於烏蒙請寬祿萬鍾不及劉

建隆等頗有私心未是公論前岳鍾琪委伊會

審移咨到臣續准咨移復改委張玉送伊赴京

引

見料聞其議論知其無能爲也查前烏蒙土官會搶阿

底土官之女從此結讐互相刦掠威寧不能禁
阿底川省亦不能制烏蒙所謂排解二字正所
以驅之鬬耳臣前過威寧酌調阿底土兵時祿
在中等踴躍爭趨相率剃頭改裝者甚衆今烏
蒙既定誠恐在中等欲乘此復讐橫肆刦掠隨
已通飭文武官員嚴行禁約諒皆遵依不敢妄
動其歸流地方仍係土目收納提調之處自應
改正但非止阿底一區亦須緩理其祿鼎坤係
土府嫡派縱恣狡黠夷目憚畏實屬烏蒙渠魁
欲謀土府亦屬實情臣悉此情節故先設法誘

致以賊拏賊而烏蒙遂不能支此人終不可留
以貽後患臣意欲俟設官安營一切事定然後
乘其有犯一併擒除諒同腐鼠亦必無所逃遁
至於祿萬鍾童穉無知原不必律以重法而劉
建隆土文三世一手把持惡目楊阿台白女迭
等俱其黨羽一聽指使殘毒漢夷賄賂官司無
所不至若不將土府安插內地將惡類案擬明
刑卽改土歸流猶難善後該將乃請將祿萬鍾
革職暫留俾仍約束土人是誰貽禍害川員姑
息類多此意岳鍾琪自有定見決不爲所搖惑

公當之論朕亦覺此光景諭岳鍾琪者已數次矣

也伏候

聖裁

一黎州等處猓蠻一摺臣查制伏猓蠻須用鵰擒之法前於長寨案內業經條議請

旨鎮臣趙儒如果能權宜自應任其調度免致掣肘以待成功至該將所稱先之以寬大禁約汛防官兵等不得希圖小利啓釁生隙庶猓蠻滋事無以藉口等語此實係邊省通㢣治夷要務四省大吏皆當勤勤體察嚴飭屬員奉爲樞機者也

原當如是者

以上各條謹據臣愚見分析覆

奏伏乞
聖主睿鑒其松潘城池商茶二條臣不深知情形未便
妄議合併聲明臣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爲覆
旨事竊候補通判程廷偉一摺荷蒙
頒發到臣捧誦
硃批此摺所奏或於地方事宜有益否發來卿看酌用

欽此臣按積穀一條據稱瑞州府所屬高安上高新昌三縣地方褊小民鮮蓋藏請於三邑常平倉外近水鄉村各設社倉於庫內支銀三千兩買穀存貯俟來歲夏初照時價每石減五分糶濟民食所糶穀價除歸原項外計得贏餘若干該縣造冊報府並布政司轉申巡撫咨部存案其贏餘之銀俟秋收添買穀石歲以爲常如此不數年而倉有餘穀庫無損帑倘行之果有裨益則凡產穀之處皆可通行不僅瑞州一府等語臣查此法行之江西等處米穀出產最廣水路四通客販甚衆庫原

所論甚是

有餘帑農原有餘粟貴糴賤糶上下交濟用意本善事屬可行但奉行不善於地方無益若通行他省更有勢不能者臣愚以爲欲行此事在得其人在因其地在酌其時請敬陳大畧凡州縣官皆民父母現銀買米誰不樂從然官不親買必假於吏胥發銀之時層層剋減收米之時事事需索是民間之米賣之民間者恒得常價賣之官府者什僅得八九及夏初出糶官減五分吏胥不敢不減而重戥輕升百姓實不敢不依雖大張告示嚴切曉諭百姓亦唯有甘自隱忍敢於告吏胥者百無一

二本官方自以減價糶穀平斗便民殊不知百姓受累已多甚至串通客商盡賣向外省本地米價從此愈貴累民更甚此行之在得其人也各地產穀多寡不同水陸遠近亦異若或限以定額各支庫銀數千採買如常毋論如滇黔二省每州縣歲額多不及千百兩民間亦並無多穀難以照行即就江西一省論恐亦難一例臣前任江蘇深悉此弊止可濟以權宜不可著爲例額此行之在因其地也至於時有豐歉歲無盡登今於夏初之間以所買之穀減價糶出據數報部秋成買補設歲一

不熟卽使價增於前亦復無穀可買而倉儲虧空恐干叅罰自必報荒求寬至來歲買補部議不允則官實受累部議若允則端不可開均有未便卽半收半歉之歲穀不能賤而官必欲買補甚至勒賣而吏又狐假虎威四路搜括如同緝逋民間有穀不敢不賣然而饔飧不繼勢且無以自給此行之在酌其時也得其人因其地酌其時庶幾有益不然卽存七糶三之例法良意美而或屬員朦混上司因循將名爲糶官米名爲買官米實爲不肖官吏掩飾虧空揑稱民欠之資此弊各省皆然雲

朕親政此數年看來凡諸治道惟在得人實實有治人無治法

南尤甚臣受事一年已知備細欲槩行糾叅則一
經革職十無一完臣以錢糧爲重又不敢不稍有
顧慮因嚴切開示仍佯爲不知密囑司道等勒限
清還除調順寧府韓鍾業經
題叅外現今完米者十有六七以銀抵米仍待買補
者十有八九俱限於閏三月內完抵臣看此輩習
染深重終難振拔擬於限滿日通叅請
旨一概解任勒限完補限內全完者酌量開復逾限不
完者革職治罪庶於事有濟亦於法無損但雲南
是俟人到酌量舉行
萬里銓官赴任動須半載臨時委署亦難得多人

懇祈
聖恩於記名賢員內府廳州縣預
命往十數員著臣按缺委署分別
題補則旣無曠官自無廢事又不止積穀一項可以
是揀選發來
清除可以調劑矣又墾荒一條據稱雲南麗江其
地向爲極邊夷郡地土寒薄耕種惟宜雜糧而夷
民所食亦惟雜糧凡平曠之處儘可廣種其沿江
地方如九河石鼓巨甸塔城等處其地稍暖頗可
種稻等語臣惟墾荒之法係民生第一要務到處
皆然不獨麗江卽以麗江論亦不獨九河石鼓巨

甸塔城等處臣查麗江各里可開墾者以阿那灣爲第一剌是壩爲第二吳烈里爲第三他如橋頭茨柯河西阿喜樹苗托丁南山等處皆可開墾但麽些等夷不諳耕種兼苦地寒臣已飭麗江府元展成現在招墾并敎以作糞攙灰之法目今漸有頭緒即推之他府他省荒田荒地所在皆有所以棄而不墾者總緣荒蕪田土非屬在邊隅即並無水道有田者不肯遠種無力者不能自種且拋荒之地向原無業主一經開墾則羣起相爭甚至夥衆搶割結訟不休而地方官又並無條例可以約

東可以鼓舞此荒田甚多而墾荒者甚少也在滇
黔二省曠土尤多如黔之威寧地土較寒不種稻
穀即雜糧亦少臣經歷其地查勘城南有海子地
方若疏濬河道可開田數萬畝計費不過三千兩

卿等急公為地方捐助雖是然非長計況力量亦有限
或應動正項或即將卿等所議題明如何鼓勵捐助方
可

臣回署後即札致撫臣何世璂現已捐銀一千兩
臣再捐二千兩便可足用因威寧知府楊永斌現
在軍前協辦糧務尚未就理俟河工告竣亦用石
灰暖土竟令種稻以視雜糧更為得濟如滇之東
川田疇尤屬平行有蔓河者海二處尤為沃壤臣
已捐發三千兩先買水牛一百頭蓋房六百間招

民開墾酌給牛種房屋復給以現銀爲半年食米之費其自外州縣來者又給以盤費爲搬運行李之資現今招集已有四百餘戶續准管撫督臣楊名時亦捐三千兩司道以下各願捐輸約計共有萬金二處開墾已可足用但兩省地廣力不能遍及若止出示招墾恐無力者終難應募臣擬懇祈

甚好具題來

聖恩略示鼓勵酌開捐欵庶邊地漸少荒田窮民皆有薄產羣知力田之榮各爲治生之計滇黔兩省永

沐

聖澤於無旣矣除墾荒一件臣當再加詳議會疏

題請

好題到有旨

敕部議覆外謹緣覆

奏一併陳明伏乞

聖主睿鑒施行臣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報明夷猓橫逆遣發官兵擒獲情形事竊照鎮

沅夷賊勾通威遠猓黑於本年正月十七日夜放

火焚燒衙署殺官劫課縱囚作亂臣據附近地方

文武官禀報即與提督臣郝玉麟各調遣官兵前往剿擒并查起事情由去後一面檄行糧道撥運附近倉米以濟軍食一面與管撫事督臣楊名時聯銜

奏報在案據臨元鎮總兵官孫弘本元江協副將張應宗新嶍營叅將曹登雲普威營叅將邱名揚景蒙營叅將李登科臣標陞任遊擊楊國華元江府知府遲維璽等陸續呈報帶領官兵土練前往鎮沅賊人分佈把住要隘意在拒敵據新府住民并差去打探之人回禀係鎮沅叅革土府刀瀚族舍

目把衙蠹人等或稱署府劉洪度編糧苛刻或稱
洪度家人勒索銀錢威逼寨民致姦民同謀不軌
其爲首者係刀西明等糾合猓黑共千餘人放火
刦殺等語當卽揭示各村寨許附和夷民將主謀
造意之人擒拏首報准免其罪並遣撥弁兵將威
遠普洱者樂一帶凡通鎮沅隘口嚴加堵截毋令
越界兎脫屢次招諭投誠乃各賊自知謀叛已成
又勾引隣境脅令同謀而威遠頭人刀國相等不
肯從逆回書拒絕到營出首各賊益加猖獗巡至
營盤山後見林中箐下有賊四五百人各帶器械

在彼埋伏即發弁兵前往邀堵賊竟鳴角放礮吶喊來迎我兵放鎗打死賊黨三人賊衆始退拏獲逆目袁正綱等把總洪朝望等行至優里山有賊千餘人拒敵及被兵截散當晚復來劫營活拏叛賊余老二供同夥夷人有五百窩泥有四百猓黑有三百大頭猓玀有二百擺夷有四百領頭是土官的老兄弟刀應才圈玀的周猓玀黃莊的張把司我們山背後的猓玀原說到鎮沅再齊些人還要打者樂出景東去等語各將查訪旣確議以元江協副將張應宗帶領官兵由他郎界牌中路直

銜其前新嶍營官兵由哀牢者樂橫搗其左景蒙營官兵出景谷至抱母徑斷其後普威營官兵於威遠各井分禦其右訂期於二月十四日會同進兵直抵舊府衆賊各皆逃散惟革職土府刀瀚之子刀輔宸帶領夷目刀沛等十數人迎接隨入土府十五日據刀沛等帶領刀西明刀西進齎部頒府印一顆來行營投獻提標遊擊曹士貴帶領兵丁往禦猛統圈帖要隘路獲二人搜出王吏目鈐記一顆關防一顆隨將府印交署鎮沅府事師宗州知州章元佐赴任受事將要犯刀西侯等各設

法拏獲有頭人刀波幸陶小保自首獻出鹽課銀
二封起出賊人皮甲二身皮盔一頂官兵鳥鎗一
桿鹽課銀七十兩賊人收銀簿一本分出刀鎗單
一紙把隘議單二紙查閱賊簿所搶鹽課共重一
百三十五斤刲去發散各賊數目開載甚明又按
簿搜追於二十九日差把總吳起鵬等拏獲戶猛
寨夥賊陶小五等共搜出課銀八百五十七兩四
錢左插刀九把盔甲器械鹽課帳簿俱交署府收
貯鹽井大使沈大倫王廷伯等各皆回井查點鹽
斤漸次搜獲俟另冊清報先後投誠各夷民俱各

安插在逃各賊現在分兵追捕等情各到臣臣查
雲南魯魁山接壤哀牢向住各種猓賊招出楊方
普李四姓賊目授以土職安插於元江新平地方
管轄猓夷日久弊生其子弟宗族倚土職之勢壓
制猓夷反爲討保頭錢之樁主各占地方搶殺相
尋官兵進勦遁入威遠土州及普洱等處莫能追
捕先經前督臣高其倬拏獲索保之馬德郎行處
死至雍正元年猓賊大頭目方景明普有才等率
衆作亂當經發兵勦擒處決發落尚有普有才脫
逃未獲附和之猓夷亦未盡勦滅雖設立普威營

官兵控制又將威遠土州改土歸流而夷性狡悍野賊之患仍未能消弭臣於上年二月到任後體察夷情檢閱舊案隨經宣布
皇上德威再四推誠開導不意野賊白得懸不畏死猶敢糾衆行刼楊文魁等家并殺死開廠者八人俱經報叅疎防職名在案臣密令新平文武調遣兵練查拏白得等先則逃避深山繼則執械拒捕致被兵練放鎗打倒梟取首級拏獲窩主李毓芳并白得之夥盜現禁省城審招臣赴黔之後又兩次據報威遠猓賊放火殺人是以臣又令署鎮沅府

事威遠同知劉洪度查拏已獲猓黑五名又殺死
一名故猓黑之銜恨洪度者由此也又按板抱母
二井從前爲野賊及土官土棍所踞不但無分釐
歸公兼之野賊騷擾商販不前嗣經前督臣高其
倬驅逐整頓商販疏通一年出鹽四百餘萬斤獲
息二萬餘兩以充兵餉普洱一帶又報出土井數
處向亦野賊阻撓擅自取利繼被清查歸公劉洪
度補授威遠同知剔釐鹽弊嚴禁土棍把持需索
故土目人等又不無銜怨至於鎮沅一府前未設
有流官土府刀瀚恃職肆横凌虐夷民濫行科派

擅責井兵奪有夫之婦占期親之妹種種不法所
以臣密委楊國華同劉洪度拏解赴省特疏糾參
請
旨革職發審卽委劉洪度往署府事改土歸流洪度查
田編賦或立法過嚴而刁瀚之族舍土目冀圖報
復遂借此惑衆威逼寨民勾結倮黑公然蠢動今
雖倡亂要犯已獲者共五十人未獲者止刁如珍
陶正紀等數人招回夷民已三千餘戶但臨元鎮
轄一帶地方各種猓賊不法已久若不趁此擒勦
除暴安良邊境終難寧帖臣現在嚴檄各領兵官

務擣巢穴以盡根株毋得仍存姑息更貽後患現獲各犯與續獲者令解赴省聽臣與管撫事督臣楊名時親加審訊如係主謀巨惡即行正法逼脅附從者分别發落安插除現另疏報明其一切善後事宜并調遣過官兵用過糧餉以及被賊傷死兵丁數目俟查議會題造冊送部外所有夷猓横逆遣發官兵擒獲情形合先摺奏伏乞聖主睿鑒施行臣謹

奏

此一事未免當日料理不曾徹底之所致朕前諭凡改流之處更當留意者正恐有此等復作之虞今經此一事乃轉禍爲祥便地方微員亦自知檢束孰肯捨性命而爲非也今旣就緒朕轉喜此事之發露也但傷如許人命未免惻然於懷然亦其自取無奈之舉也𩔖到有旨

十二日巳刻臣繕摺畢正在封固拜齎間適提標遊擊曹士貴楚雄鎮標守備施善元稟到據稱本月初四日在平寨地方拏獲賊首刀如珍並妻女

男婦共九户已解赴臨元總兵官孫弘本行營查
刀如珍與葉在阜刀西明刀廷貴等俱係首惡中
之首惡業俱經拏獲餘賊諒無所逃遁合併奏
聞臣謹再
奏
首惡盡獲可快之事當審明嚴懲者
雍正五年閏三月二十六日雲貴總督臣鄂爾泰
謹
奏爲恭謝
聖恩并陳愚悃事雍正五年閏三月初五日臣家奴賞

恩賞給驛馬齎回
御賜臣火鐮包一箇茶糕二匣松糕二匣瓜果乾一匣
到滇臣隨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祗領訖至本月十九日臣齎摺千總裴弘道蒙
恩召見賞給驛馬銀兩齎回
賜臣
御用寶硯一盒隨復郊迎至署望
闕叩頭謝
恩祗領外細詢該弁備悉

聖躬和暢精神倍常懽忭之餘彌深瞻切敬諷前後
硃批恍如身侍
殿庭跪聆
覽卿奏謝知道了
慈訓時也前閱邸鈔知長寨仲苗一案欽奉
聖旨著將臣等從優議敘念臣職任封疆責在寧謐但
地方有事即臣罪無辭蠢兹仲苗既不能弭患於
未萌復不能懲兇於旣變勞師費餉需日就擒此
復何功應邀議敘若竟冒膺
殊恩何以風示羣屬緣未准部文行知不敢具本謹抒
賞罰二字非朕可私者亦非卿等可得冒膺者題到朕
下情先懇

自有旨
慈鑒再接家信知臣胞弟鄂禮於三月十四日以理藩院員外郎缺引
見面奏
上諭著吏部以戶刑兩部郎中缺出補用念臣一門受
恩至渥至厚想如何圖報即是浮念惟有各矢初心各
勤職事以自免悖負已耳謹此繕摺恭謝
聖恩敬陳愚悃伏乞
聖主睿鑒
俞允施行臣謹
奏

鄂禮前朕未審其人誤降調時朕亦忘記名字昨補用時見其人甚可取卿之祖父必有積德處若無可取或蹈愆尤朕再無因卿之親戚而瞻顧姑容也加意教導他卿這弟何如朕觀似在鄂爾奇之上

覽

同日又

奏爲據實陳明仰祈

聖鑒事雍正五年閏三月初五日齎到臣

奏烏蒙一摺欽奉

硃批所奏知道了祿萬鍾已投到川省岳鍾琪即奏聞

欲問罪正法改土歸流朕已批諭審明定案一面奏

聞一面解送與卿明白雲貴未了案件後方可定擬

連奏有二摺待回繳時將朕批諭隨便發來卿可密

觀便知朕辦事之道理矣此事在岳鍾琪畧務巧些

彼意以涼山晃山之事不就烏蒙未能輕了見卿調撥神速似少有怪意但皆存爲國效力之心即便爭功亦屬快事朕亦欣悅嘉之耳內外大臣但患不爭功也戲筆欽此又於本月十九日齎到臣

奏摺內烏蒙鎮雄一摺復欽奉

硃批烏蒙鎮雄一奏摺留中此事岳鍾琪少務巧些朕不甚取此事俟題到自另有旨如川員畏難隱諱之處當移知岳鍾琪不可回護哈元生前取仲苗赫赫有名今烏蒙所效之力實出格外具疏時可一一申明若有副將缺或叅將缺當引旨題用此番進取烏

蒙官弁俱甚屬可嘉題到朕自加恩議敘祿鼎坤不
料如此改面革心非但贖罪兼當論功可著實設法
安插令出望外以勸將來事雖就緒善後務要得人
卿詳細慎重籌畫可也聞楊國華人亦甚去得未知
果否欽此臣跪誦之下仰見我
聖主用人辦事順應曲成執中行權一歸時措讀至即
便爭功亦欣悅嘉之句不勝感切讀至內外大臣
但患不爭功句不禁汗下及讀至戲筆二字不禁
心折神悚繼以起舞實不能窺測
高深若正為臣更進一解也竊爾土府之役岳鍾琪難

總之天下之理一公則無事而非是一私則無往而非
不是所以根本學問常人之所難知難能者
於烏蒙鎮雄未暇及愼重緩圖是其本意臣以預
籌數月親見情形不敢坐失事機遂爾進取雖事
迥不侔然心應無二而岳鍾琪初聞祿鼎坤業已
歸滇祿萬鍾母子又將投獻惑於浮言遂有調兵
贖罪之牌檄旣而烏蒙已獲鎮雄隨破雲貴官兵
分駐土府出示安民大局粗定而川員猶斂息潛
踪坐觀成敗迨至白女迭等擁兵拒敵哈元生等
連攻險關直擣巢穴軍前文武皆知兩土府奔川
的信而張玉剛等始進駐鎮雄龍有印等始請
此事岳鍾琪亦爲之代辯然朕已了了胸中矣
守大關臣經將川員情狀備細移知岳鍾琪亦以

爲不可解已經申飭見覆前聞岳鍾琪將親至敘
府臣即飛札郵遞謂何日抵敘祈即示知當親赴
交界以圖會晤并面商一切而岳鍾琪並未覆知
岳鍾琪或錯解朕文咨往來將來必有兩不便之旨因
可否徑回成都凡此舉動多有隔礙其餘瑣屑不
有此不覆亦未可知但朕尚見不的確
敢瀆陳但念兩府既定現議改流善後之謀所關
只管自己獨任料理卿等皆朕倚任之人會商獨辦皆
甚巨實有不敢瞻顧不容緘默者臣前委總兵官
可相事之緩急而爲之
劉起元永昌道賈擴基會審各案早已抵永寧茲
據呈稟川省仍委副將張瑛同李世倬會審據張
此何言歟梟犯到滇卿酌量應究者根究是
瑛面言止審叅案六件餘俱不必根究將來以鎮
雄屬川烏蒙屬滇烏蒙所屬之大關垞一帶仍劃

歸川省岳公亦是此意等語臣前接岳鍾琪來札

爭奈朕非此意何

原主此議竊查烏鎮兩府脣齒相依鎮雄漢多夷
少田地成熟民能活計烏蒙所屬止大關堊等處
夷知耕種猶易約束獨土府附近地方從不務農
惟以刼擄爲事所需鹽米皆取資於鎮雄及大關
堊等處今若將兩府各屬又將一府中分將來呼
應不靈最難調劑又不如仍歸川省畫一料理之
爲便業經切囑委員秉公審議并將此意札復岳
鍾琪煩妥酌覆知臣務當詳細愼重斷不敢少有

此奉朕意而行應如是者

將就也至於臣身受

殊恩無有倫比服膺惟誠惟敬之
旨時凜
上蒼鑒察四字凡於封疆要務惟知一遵
訓示竭力盡心能與不能俱不遑計不但無功不但不
敢爭功即或存一立功之心已是負我
慈父天良難昧人事何尤岳鍾琪即怪臣臣固應自愧在伊亦未必怪在卿有何可
愧卿只可盡卿之心岳鍾琪只可盡伊之心少存私意
自反也除哈元生等效力處另摺覆
者不能逃朕之覺照卿之赤忠
奏外謹將始末大要據實陳明伏乞
上蒼自然洞鑒而卿誠之一字實內外大臣所難能者勉
聖主睿鑒謹
之
奏

同日又

奏為覆

奏事竊烏蒙之役臣前赴黔省密調官兵見威寧鎮標中軍遊擊哈元生人材雄壯技藝純熟詢以軍機頗具膽畧臣將赴東川遂委令總統進取烏蒙并給以馬匹紬緞以示鼓勵哈元生以舍副將叅將獨奉委用奮激異常及至路過險隘賊衆拒敵哈元生率領候補守備熊權等身冒矢石連破險關羣兇喪膽兩府潛奔此番效力實屬首功荷蒙

硃諭若有副將缺或叅將缺當引旨題用仰見
聖主奬勵軍官之至意臣敬當凜遵查貴州定廣協副將員缺緊要非材不稱雲南尋霑營叅將蘇大有
隨總兵張耀祖久駐軍前甫經回汛臣看得漢仗精悍辦事直爽諭勦論撫頗識機宜兩省叅將無
出其右者懇請
聖恩將蘇大有陞補定廣協副將其尋霑營叅將員缺
甚好
即以哈元生陞補俾臣得就近開導進以詳慎將來大可成就至於前取仲苗首當論功者係貴陽
營遊擊官祿臣業經保
此摺因有祿鼎坤之論未便發部可具題來

題請補長寨營叅將土目祿鼎坤現雖改面終難革

祿鼎坤如不能革心伊母子或仍安插烏蒙或調內地

心但既經誘致應且羈縻臣擬於事定後請

加以殊恩處卿詳悉再議奏聞

旨加賜官銜厚給田土令出望外將伊母子仍安插烏

蒙著伊在臣標行走漸次化導以勉將來至於齎

摺千總裴弘道雖漢仗平常弓馬僅可然人甚明

是

白差使勤謹守備猶堪供職且以邊省末弁得覲

天顏更蒙

賞賜即伊福分俟年滿咨部時臣當遵

好

旨題請留用合併聲明謹具覆

奏伏乞

聖主睿鑒施行臣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爲陳明鎮沅等事竊鎮沅一案臣於雍正五年三
月初十日及三月十二日兩經繕摺奏
聞并具疏
題報在案今於閏三月十九日齎摺千總回滇敬啓
摺扣荷蒙
硃批據理而論激復二種情由皆有朕前有旨著嚴苗

猓黎夷之處分岳鍾琪奏摺內已兩次批諭改土歸流固係美事然必委用得人不令野愚小民有避溺投火之想方保永安長治如謂兵威震慴之時視如禽獸任意凌虐苛求若令一思故主所關甚鉅等語矣觀此劉洪度必有自取死之道但傷及許多兵民朕心深爲惻然當此振作之初必酌中料理疎而不漏方好全賴卿措置得宜料卿自無過不及之慮也題到自有旨欽此臣跪誦再四仰見我

聖主明並日月無遠不燭無微不照嚴處分則事後知警慎改流則幾先預籌委用得人乃圖治之本計

免思故主實撫夷之要機不令避溺投火此仁暴所由分期於疎而不漏則知仁之兼用本惻然之心布振作之化措置得宜無過不及歸於一中大哉

王言非大智時中孰能幾此臣雖至愚敢不銘心鏤骨字字身體伏查邊方夷猓刦殺爲生縱則嘯聚擒則遁藏本無能爲實不易治而大小文武官弁或瞻顧考成或託言寬大弱者不能制強者啖之闇者不能撫明者棄之故每殺人刦寨匿不報聞或誘致二三人捏報了事以致漢姦土霸從中唆使

二句該之矣

最可惡者此輩也

謂官軍伎倆如此莫可誰何事變不過招安事定依然安插益肆猖狂明相勾結此頑梗之來由也臨安鎭屬之鎭沅威遠元江新平普洱茶山等處猓黑苦葱擺夷窩泥大頭猓玀之類夷種不一出沒哀牢魯魁之間爲害地方尤非一日雖經高其倬楊天縱等大加懲治較前稍戢然而招出楊方普李四賊授以土職計圖以賊制賊殊不知始猶潛蹤外地近則流布內境諸兇之餘孽未盡四姓之黨羽日蕃既不能禁其來復誰能驅之去且威遠土州刀光煥等旣經改流反居省會夷人情戀

此二事即可爲諸改流之戒

故主消息時通往來不絕四方雜處之區何從稽察臣每念及此輒中夜坐起竊有殷憂故情可從寬不妨給還原土事應執法必須流徙他方臣擬於審結土司各案後具疏

題請將刀光煥高德厚刀瀚安於蕃等及從前監禁各土目等盡遷置內省除雲貴川粵湖南五省外餘省皆可安插此地方之情勢也

甚是

劉洪度本任威遠署事鎮沅努力急公頗稱廉幹緣野賊猓黑殺刦一案劉洪度親率兵練四處擒捕已獲五人又因鎮沅土目土役舊有百餘人皆自占夷民田地

善後事宜原未詳愼朕前已曾切諭及至高其倬李衛來皆言措置妥當所以朕未諭卿卿到任未辦之事已料理無暇即於辦成之事畧後一步朕自諒之雖然有此一事實可爲諸事敬愼之法則但可惜劉洪度一員好官非楊名時亦甚惜此人卿可將伊好處入題朕自加恩

既令納課復令上租劉洪度欲撤還夷民各令輸賦土目等屢求不允從此銜恨及至歲底見劉洪度由威遠解鹽課回署欲於開印後解交司庫隨捏造浮言煽惑夷衆謂知府要將民田盡數入官有願領種者每一石種田先交價銀二十四兩定限於開印日完納當堂親收違者重處由是勾通銜役結連猓賊遂於正月十七日夜劉洪度被害臣等密加查訪並無激變情事茲解犯來省嚴訊確供刀如珍葉在皋等俱直認不諱竊念劉洪度或過於嚴切更忽於防閑幾事不密則害成卽其

若如此情理皆屬可憫可惜但據事而言未免忠而欠謀既如此做若衆人銜恨而不覺愚也若覺而不防庸也若防而力不能勝又未稟詳上司乃不自度量也朕

前諭必有自取此非自取而何卿論與朕意同

自取死之道今雖首惡羣兇盡已擒獲現在審擬分別正法鎮沅業已平定而猓黑夥賊猶須多擒以安良儒臣更差持令箭嚴督官軍務盡根株毋貽後患料四月內俱可完結此逆案之始末也至於臣自到任至今威遠新平一帶刧擄時聞原未寧帖如張義登馬亦鳳等窮兇極惡設法擒拏立經杖斃數年舊案完結者亦數件其餘命盜不能結者尚多所以未經奏

聞者非敢隱諱實不自揣欲將一切惡類盡皆剪除一切案件盡皆清楚使野夷知法畏威惟命是聽然

後示以寛仁結以恩惠以圖永遠再達
聖聰無奈智短才疎猝難就緒籌畫不周防維不密致
該管地方仍有鎮沅一事惶愧伏地罪無所辭卽
前諭已備
聖恩寛宥臣實難以自處惟當盡心措置勉希得宜以
期仰紓
聖慮已耳鎮威夷民現已復業無悞耕種鹽課現追獲
四千二百餘兩所少無多可以彌補其府廳縣缺
臣已會商保
題請以嵩明州知州佟世廕補授鎮沅知府以師宗
州知州章元佐補授威遠同知以候補舉人宮爾

具題來勸補授者樂甸新設知縣合併聲明謹具摺
奏伏乞
聖主睿鑒施行臣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爲欽奉
上諭事竊臣於雍正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摺
奏廣西泗城土府等事荷蒙
硃批已諭韓良輔矣欽此雍正五年三月初十日韓良

輔專札到臣內稱茲奉
上諭爲黔粵邊境計安全之策不識何日始莅粵境懇
賜確期并將來應作何措施之處預爲指示等語
臣隨以現在兩省大員駐劄交界處會審乘此取
泗城各案卷一併發審檄調土府等質訊可以相
機行事但泗城一切形勢不能深悉望詳細示知
并訂期適中之地約定何時當就教以圖面商等
語覆札去後續於閏三月初五日接奉臣正月二
十五日議覆安籠鎮臣蔡成貴條奏摺內
硃批前卿奏泗城土府一事請朕密諭廣西預備之摺

朕便錄與韓良輔諭令準備伊回奏許多識見淺鄙
之間諭二年韓良輔亦曾奏過此事今奏與前意不
符或其間有賄求之弊朕稍疑焉伊奏欲親至滇省
與卿面商朕已有旨命李紱同韓良輔前來卿等可
將三省交界一切事宜講明齊心料理方於地方有
益若事不盡一恐難措辦並有旨若有用兵處粵省
撫提鎮命卿節制矣卿可悉心籌畫俟伊二人到來
將此定界一事一併合議具奏欽此臣隨於初七日
專差札致韓良輔相約於貴州安籠鎮適中地方
當令伊等就滇來卿既赴黔亦
可但現在許多大事要料理朕恐少有稽遲處
面議并先以大意相商畧云兵乃凶器不得已而

用之古有成訓豈可少有孟浪但先事預防却不
可不熟計據愚見乘此查界會審諸件即明委泗
城土府及該同知并田州土知州令同隨辦理諸
務與田州同來則泗城不疑若泗城疑不肯來即
是違抗勒兵擒治名正言順且田州雖係岑姓彼
此不相能此中或正有機要等語去後至本月十
二日准到部文欽奉
上諭著粵撫臣韓良輔來滇與臣面議并著前撫臣李
韓良輔亦奏聞但他只帶三四十人來少輕忽些
紱同來若泗城土司怙惡不悛有應行用兵懲治
之處著交與臣調度廣西巡撫提督總兵官俱聽

臣節制欽此欽遵行知等因臣祇承之下仰窺
聖主寧謐邊方愛養夷民之至意不勝惶悚恐難負荷
一俟韓良輔咨覆到日臣即前赴貴州安籠駐劄
預先料理交界事宜候同面商務當實力虛心熟
籌妥議斷不敢稍有瞻顧亦不敢稍執意見也查
泗城地方雖無甚險隘然綿亙三省最稱遼濶土
府岑映宸狂妄虐民挾勢滋擾不獨隣境受害即
所屬夷猓無不怨恨切齒臣前於赴黔之便已面
交各界附近幹員幷札囑安籠鎮臣蔡成貴各令
訪查密報今已知其大畧據臣度料若調離巢穴

實無能爲倘潛匿負固亦不易治今伊現駐邊界越境拏人又經貴州署永寧州事蔡維申通詳臣已檄行前委兩省道員傳土府與該署州質訊示以至公并密札蔡成貴勿失機會更諭黔員牘差幹役潛入土境將陋額苛派將來一槩減免出民

此事未必能如此完結

湯火等語四處散布如此計得行則事不勞而定倘必須用兵查粤西附近黔邊等汛兵力單弱不敷調遣惟田州土司岑應祺奉公守法且會保薦旌賞堪令帶領土兵前導臣酌派官兵即委蔡成貴總統擒治雖稍需時日仰賴

天威或亦不難就緒也總俟韓良輔等到日臣看其議

是已經朕嚴諭料非先前肚腸矣

論量其力智再斟酌畫一愼重料理先此摺陳大槩伏乞

聖主睿鑒施行臣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滇省錢糧半出鹽課臣自到任後雖極力稽查盡心調劑然一人耳目殊難遍及鹽道一官實最

關緊要荷蒙
聖恩將湖廣糧道劉業長調補該道於去年十月任事
迄今已逾半載臣不時接見將一切利弊情形反
覆商論劉業長俱能領會俱能料理為人直爽辦
事精細並無瞻顧亦無刻薄據臣愚見不但楊馝
不如較李衛似更覺詳慎現在鹽課一事臣可以
聖主放心可以省力不勝忻幸附摺奏
聞臣謹
奏
欣悅覽之此人李衛所薦朕未料其能如此

同日又

奏爲報明廠務情形事竊照滇省各廠臣自到任後調劑稽查已逾一載近來畧有頭緒漸次興旺查雍正三年各銀廠缺額銀共一萬三千五百餘兩零今核算雍正四年分各銀廠應完額課銀六萬六千四百餘兩零內據報收過課銀六萬一千四百餘兩較之雍正三年分少缺額銀八千四百九十餘兩又查各銅廠雍正三年分報獲餘息銀一萬七千九百六十兩零今核算雍正四年分除完額課銀九千六百二十五兩零外報獲餘息銀四

萬七千兩零較之雍正三年分多獲息銀二萬九千餘兩臣約計各廠將來額課必不虧短餘息或猶可增益再查新歸滇屬之東川府有湯丹普毛二廠出銅頗旺川省舊曾開採臣經委知府黃士傑管理并發銀接濟玆據呈報湯丹廠自去年九月初九日起至今年二月終止除工本食用外辦獲淨息銀五千二百四十餘兩其普毛廠離府遼遠油米馱脚俱貴自去年十一月起至年終止合計辦獲銀銅雖已報息五百餘兩尚未至大效現在督令該府竭力調劑此外府屬地方仍有銀銅

廠三處亦現令採試約算每年廠息即以充東
川營兵餉或可以敷用除滇省舊廠應聽撫臣屆
期
奏銷東川新廠俟陸續報部外所有廠務情形合先
繕摺奏
聞臣謹
奏
卿料理自然妥協者
雍正五年五月初十日雲貴總督臣鄂爾泰謹
奏爲恭謝

聖恩事雍正五年四月二十日臣齎摺家奴蒙
恩賞給驛馬齎回
欽賜臣
御用冠一頂并茶糕一匣松糕一匣香瓜乾耿餅一匣
酥食一匣抵滇臣隨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祗領訖敬啓摺扣荷蒙
硃批今歲萬壽節朕不受禮地方事務雖少就緒正資
料理卿之欲來見朕朕知發乎至誠非具套文之可
比而朕亦實想卿諸凡外用大臣陛辭朕不忍別至

於落淚者惟卿一人耳況我君臣年紀他日歡聚有日當權輕重而爲之不必作兒女態可靜心治理地方今歲不必來欽此臣跪諷數四自念遭逢雖義屬君臣實恩同父子淚從中來不禁復作兒女態臣有何言時當內省無論於地方事務稍存苟且稍涉乖張目覩手指罪不容誅但此心少懈卽是悖負神明鑒之生難倖免固未敢僅以淸勤自效便稱盡職與二三庸衆人較優劣也至於當權輕重固事理之要樞亦經綸之極則臣務時時身體虛心實力黽勉步趨雖萬里之外常如親聆

慈訓已耳謹此繕摺恭謝
聖恩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朕每念及交卿辦理倚任之事思卿之勞實令至於不忍凡卿一切料理奏對朕實心動覽之朕亦不多諭惟秉一誠默祝
上蒼厚土
聖祖神明令我鄂爾泰多福多壽多男子平安如意耳量精神力量爲之第一不可勉强

同日又

奏爲恭報豆麥收成分數事竊照閭閻之休戚先卜之歲年而苗猓之頑良率由乎豐歉仰賴我

聖主軫念民依慮周遐邇勸農祈穀一本敬誠固應感

召

天和不遺萬里均叨福蔭者也臣行據雲南布政使常德壽詳稱雲南等府州縣所屬地方本年豆麥收成俱有八九分不等據署貴州布政司事按察使富貴詳稱貴陽等府所屬自春入夏雨水調匀通查各屬收成約有七八九分不等各等情前來相應

奏報再雲南地方春熟既登夏苗尤盛雨澤霑足陰晴惟時臣親往課農周行郊野一望青葱遍經栽插地無隙壤畦無餘秧據父老咸稱十來年不曾種之田畝俱已種完今歲秋收至少亦是十分等語而各屬呈報復大約相同臣目擊歡呼情狀將謂大有可期不勝慶幸無任感激合併附奏仰紓
聖懷臣謹
奏

實慰朕懷今歲春收直省可稱大有近日都中左近雨

水甚屬調勻各省奏報似亦皆然但今夏今或恐有雨水過多之處總在
天恩之賜亦不敢預料

同日又

奏爲欽遵

聖諭事竊烏蒙鎮雄一案四月二十日接奉三月十二日摺內荷蒙

硃批籌畫甚是妥協今滇黔數處改土歸流新定苗夷正資彈壓烏蒙鎮雄等處擴地甚廣應添兵處不可惜此小費當謀一勞永逸萬不可將就從事日後歸

化日久一切如內地一般時再議減撤未爲不可當知朕意料理可也欽此四月二十一日接准部咨知部覆川陜督臣岳鍾琪特叅玩愒一疏於閏三月

初七日奉

旨征勦烏蒙擣其巢穴係雲貴官兵奮勇總督鄂爾泰調度之功然非川陜總督岳鍾琪將晃山涼山等處不法之番夷悉行勦撫去其犄角之勢則雲貴官兵亦不能成功如此之速白女迭祿未甲敢於抗拒官兵甚屬可惡鄂爾泰屢次差遣祿鼎坤招撫祿萬鍾而祿萬鍾不肯就撫及至勢窮力竭又至岳鍾琪軍

前投到欲以巧脫重罪甚屬狡詐部議將祿萬鍾解往雲貴質審所議甚是白女迭祿未甲擒獲之時亦著解往雲南質審餘依議欽此又部覆岳鍾琪請
旨改土歸流以安邊氓一疏同日奉
旨隴慶侯向與祿萬鍾勾通作惡今復唆使逃匿法難寬宥部議解送雲南審明題結甚是鎮雄地方改土為流即交與雲南附近管轄欽此臣伏念兩土府情事早在
聖明洞鑒之中無庸臣愚再瀆其會審一事總兵劉起元永昌道買擴基等拘齊所轄應解各犯前赴永

寧侯同川員會審岳鍾琪荷蒙
聖諭遵將祿萬鍾隴慶侯等亦發至永寧侯審所有巳
到各犯現在陸續勘問兹據詳稱祿萬鍾隴慶侯
皆童幼無知勢難自主萬鍾母子初欲投獻是實
皆由劉建隆內而與白女迭祿未甲陳明哲阿母
直等詭計延緩糾集夷兵先攻魯甸後敵官軍外
復勾通鎮雄王之瑜范掌案紐紐巴等設伏刦營
擁兵守險并勒令兩土府母子先後逃竄計窮投
川現據巳審之烏蒙案犯祿萬鍾祿鼎坤汪一清
劉建隆楊阿台白女迭祿未甲阿母直陳明哲等

鎮雄案犯隴慶侯王之瑜范掌案紐紐巴戛虐木奈八十阿囲呂林施額洛澤雷圭文胡掌案胡阿備王之玨周維蕃王罵拍等悉令三面對質所有抗拒官兵勾通作惡唆使逃匿等情皆歷歷供認無能隱諱尚有白迫等二十餘人未經到案查白迫係倡首抗拒之人前隨祿萬鍾母子投川今亦現在催提俟到日再審至於祿萬鍾等逃竄之後當經各員查勘土署一空臣密令各員四路察訪隨據文武各員陸續查明稟報有就近窩頓者有遠寄賊巢者有黠交川員者有運藏敘府者其就

近窩頓與遠寄賊巢等項差役起出逐件查明令
鄉保等封貯公所其點交川員與運藏敘府財物
搜察財物一事微細者可以不必深究從寬一步是
亦隨檄知川員確查詳報再查烏夷所重有馬蹄
印一顆凡屬要件必用此為憑記經臣密令駐烏
之副將郭壽域遊擊張鶴嚴追看庫機固李和尚
之家搜得馬蹄印一顆夷字冊一本又從夷目知
智家搜得夷字冊二本皆經飭發譯出查對俟搜
獲完畢另造清冊繕呈
知道了
御覽其鎮雄所有據川省署事同知杜士秀及副將張
玉等亦各報有器物等冊并王之瑜等鉛錫貨物

較之烏蒙則多寡懸殊統容將
欽件六案并兩府歷年刧殺不結之案一併會審確擬
招詳到日除將一切輕罪人犯發落開釋外其要
犯祿萬鍾隴慶侯及漢姦惡目人等俟臣赴安籠
與粵撫臣韓良輔等會商事竣當駐劄烏鎮適中
之地一面親審各犯一面料理兩府事宜凡應撫
恤漢夷安插酋目及增設營汛造蓋衙署清理錢
糧編查戶口等事俱爲就近詳酌一併具疏請
旨至於烏雄與東川三屬應統設一鎮駐劄烏蒙府鎮
雄改州應另設一營臣前已

是

奏請討援勦左協可以減撤相應移駐外仍須添兵一千六七百名再查貴州威寧一鎮原爲逼近烏蒙而設今兩土府旣議設流若將威寧鎮移駐烏蒙威寧府改設一營仍將所裁援勦左協兵數歸并所有不足再議添設改爲威寧烏雄鎮仍隸貴州省似更屬妥協臣緣事關重大不敢稍執成見

朕前旨卿已知朕意

料理自然得中具題時自有旨

合再陳明恭請

聖訓至新定地方流官最關緊要自應揀調賢員責成專理但鎮雄地方交與雲南管轄已奉

烏蒙屬滇朕只謂前已有旨是以後未言及昨岳鍾琪

諭旨烏蒙應歸何省尚未准部咨例難具疏未便

題留一理事同知卿可詳察方知未曾明諭已降旨曰屬雲南
題請懇祈
管轄卿可一併委員料理至於揀調各員卿可於兩省
聖恩或於記名人員內揀授或
內揀選題補即有記名人員亦不過觀其言談相貌若
命臣於兩省屬員內題補
不諳地方事務便賢員亦屬無益卿一面題補朕若得
敕部行知以便遵照其餘應添兵處不可惜此小費當
人亦多發來滇命卿試用如此則新舊之缺皆不乏員
謀一勞永逸萬不可將就從事臣當一遵
矣
聖訓慎重料理應費者不可省應省者不可費臣兼軍
務糧餉之責固不敢少有孟浪也伏乞
聖主睿鑒施行臣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爲

奏明事竊臣報明鎭沅情形一摺荷蒙

硃批此一事未免當日料理不曾徹底之所致朕前諭

凡改流之處更當留意者正恐有此等復作之虞今

經此一事乃轉禍爲祥便地方微員亦自知檢束孰

肯捨性命而爲非也今旣就緒朕轉喜此事之發露

也但傷如許人命未免惻然於懷然亦其自取無奈

之舉也題到有旨欽此又摺片

硃批首惡盡獲可快之事當審明嚴懲者欽此臣跪誦

之下仰見我
聖主如天之仁如日之明喜此事之發露轉可就緒則
此事之外猶有未及發露者更敢不留意伏念鎮
沅攺流臣原[無暇]不曾料理徹底若經此一事再不徹
底料理仍復苟安恐威遠普洱元江新平之間終
難以寧帖將裨半屬庸才不知遠計見事已就緒
臣愈加嚴切并及其餘因循習重俱有難色臣惟
當及此努力先猛後寬時防復作之虞以期仰紓
聖慮已耳茲解到兇犯百餘人業經司道審訊據刀如
珍等各供造意謀叛刦帑殺官并漢民衙役人等

且猛做去寬之一字乃
上天之恩若容寬時得有可寬之日乃爾我君臣之大福
天地神明之殊恩也只此二字之苦

聖祖鑒之含淚筆

原欲勾連威遠者樂甸諸夷目重爲土官不聽設流轄制因者樂甸舊土官刀聯斗威遠大頭目等不肯從逆各經拒絶遂聚衆據險希圖招安後見官兵進勦不肯招撫首惡等四路燒殺脅從千餘人分把隘口兩次拒敵打仗各情由俱各供認情實緣在軍營夾訊受傷旋報在監身故者計有七名內刀如珍等亦報負傷沉重臣恐首惡或再瘐斃不能明正厥辜卽於四月二十六日弔提刀如珍刀廷貴陶波公刀西明刀西侯陶國貴等六犯親加審訊恭請

料理甚是

王命旗牌押赴市曹先行處斬并將同下手殺官巳在監身故之葉在臯梟首同各首級解發鎮沅懸掛示衆訖其餘各犯內必不可留者仍有三十餘犯現併親審分別定擬具題請旨正法發落無奈之舉臣實自傷自懲也所有臣先將叛逆首惡正法緣由理合

奏明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不可留之人即一人亦不可疎縱若不應正法即一命亦當詳慎蓋千人百人一人皆同一命耳不可就數目而論多寡此等處須用廣大識見料理者有何可自懲但此等事若不以傷字辦理則不是矣朕亦如是

覽

同日又

奏爲報明泗城情形事竊雍正五年閏三月二十六

日臣具

奏泗城土府一摺已將專差札致粵撫臣韓良輔約

至安籠鎭地方會商等情陳明在案自差役去後

臣隨密札黔省提鎭及附近文武各員或囑偵探

或令計誘各與細商相機策應據署永寧州蔡維

申詳稱泗城土府岑映宸差有土役十餘人各執

器械越境拏人隨經臣一面令蔡維申將土役等

拏下一面批發貴西道吳應龍并將兩省邊界如
泗城西隆等處歷年不結各案一併會審其時普
安知縣瞿鵬佳因泗城土府侵占疆界刦殺不休
會經臣等委同淸鎭知縣與泗城土府并泗城同
知會勘據瞿鵬佳稟稱該土府會勘之時不惟不
肯淸所已占并欲吞所未占每日率土衆數千雲
集境上故作耀武揚威等語而安籠鎭臣蔡成貴
亦報稱泗城土府岑映宸借會勘疆界之名率領
土兵四千有餘分劄七營於者相地方其伏藏箐
中者出沒不常尚不知其數又發銀兩於黔境收

買米石且託辭開穵魚池以為濠塹之計此種情
形必該土府接閱邸鈔預為整備等語先是提臣
楊天縱差役託名往桂林採買藥材路經者相伴
言泗城土府因公差人永寧州將差役拏下雲貴
總督怒欲執法貴州提督卻說永寧州的不是要
代他分辯吹入土府之耳土府果差家人李二土
目黃璉等至安順府探事知府何經文招至婉言
[何經文是一老成之員]
詰問具言土府因見了
[但恐少粗些此人秉性似與趙向奎相同而趙向奎有]
[才]
上諭甚是驚惶具有手稟差到提督處求轉懇雲貴總
督何經文答云我們尚沒見鈔你土府如何就知

道了此信恐怕不確回稱土府早知信了現在烏
蒙鎮雄俱已改流大勢是箇確信何經文答云旣
然如此料你土府不敢抗拒銀錢又無使用處你
們土府是甚麼主意回稱土府怎敢違拗只是立
定主意繳印罷了何經文答云若果如此我們雲
貴總督一定替你土府請祈
天恩賞以冠帶給以養贍若稍有抗拒之意烏蒙鎮雄
的樣子是你們曉得的了回稱但得如此就沾恩
了小的們就寫稟帖與土府去等語次早土目等
又到提臣處投稟提臣亦答以好語去後近據提

鎮各臣又皆探稱土府已連夜陸續撤兵從者相
退歸行至琨球地方遇泗城協副將王大綬及泗
城同知劉興第接見相商復駐劄琨球把總李富
前往琨球壵稟見王副將據王副將云我來此並
未見土府帶兵四五千鎗刀礮位等件李富回稱
自土府正月二十八日到琨球原止隨帶從人數
百及駐劄者相陸續調兵四五千有餘劄營七座
鎗刀標桿弩弓礮位都有是卑弁同衆人親眼見
的王副將云土府出門豈不帶千數人就是他的
大兵目出門也要帶三四百人這是他土人的規

矩李富回云土府便帶數百人也就招摇了何況調兵四五千人王副將云這是人家毀謗他的他纔做官一年多些又無人告發他縱有甚麽盜案是他祖父的事他買米千數石原是接濟土人等語又採得有三百六十寨兵目齊至者相每名各獻土府銀三十餘兩馬二匹以備使用口稱數百年之業一旦壞於今日乃於四月初七日撤營而回其鎗礮器械等項盡行帶去所建子營亦皆燒燬凡於黔省交界之處該土府各添造卡房安設兵丁等情各到臣據臣看得泗城土府地方二千

此便係邀買之言亦屬畏法之事是眞是假皆係好音

餘里承襲數百餘年舉動儀從盛於制撫而富饒強悍復倍於烏蒙鎮雄且倚貲交結藐視流官夷民受其魚肉邊境肆其憑凌皆習爲故常羣不知怪若不及此懲創使歸法度目今雖無能爲目後必將貽患臣爲封疆大計酌量輕重故於諸土司事寧刻無寬不敢稍有隱諱實非敢好事非敢越俎以自取嫌怨也今仰賴

聖天子仁威略加震疊遂爾斂踪雖增卡設汛亦不過探聽風聲決不敢別施伎倆臣料土府岑映宸必當審時度勢繳印獻土必不肯蹈烏雄之覆轍自

取殄滅兵可無用或能了事伏念

聖主於烏蒙之役緣係創舉則

訓以密圖勿令預覺於泗城此舉緣有近事則

明諭用兵懲治著臣調度隨機握要至無定而至有定

聖主臣每熟誦

硃批合參分繹但稍有解悟似皆有成驗臣竊私幸實

卿自料理妥協者朕信得及

不知應如何奮勉也五月初一日接韓良輔郵寄

札云俟甘汝來到粵卽由靖州貴陽安順來滇至

初七日臣前差役回滇據韓良輔覆札見臣手字

已照依檄調將由田州泗城一路至南籠會商甘

汝來李紱聞於閏三月十六日已抵武昌約四月初旬到粤一俟到後伊卽起程等語臣擬將鎮沅叛案逐一親審粗定便於本月十六日自省起程前赴安籠所有一切事宜統容續

前已有諭

奏先此繕摺據實陳明伏乞

聖主睿鑒

訓示遵行臣謹

奏

卿斟酌爲之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黔楚交界地方多係苗夷錯處更有花衣苗一種不論男婦老弱俱以刦擄爲生而楚省靖州零溪司所轄之謬沖地方界於兩省姦藪甚多四面高山週遭密箐負固恃險尤稱兇悍與黔省黎平府新轄五開衛之木洞屯接壤頻年刦殺案件甚多前靖州五開每互相推諉今五開歸屬黎平更以隔省藉口每遇強刦重案即差遣兵役前往捕緝亦僅在寨外窺探並不敢深入巢穴以致輾轉遷延賊勢愈熾臣念花苗逞兇何分黔楚俱當協

力擒勦焚巢掃穴以靜邊疆隨咨商黔省撫提二臣嚴飭黎平文武官員查明各案一面調遣官兵前往勦捕一面移會楚省協力合擒於是調遣黎平協中軍守備左垣率領千總趙國珍把總熊占魁帶領該協兵丁與黎平知府張廣泗署五開衛事孫紹武會同前往又調鎮遠協左營遊擊令委署黎平協事韓勳并黃施營千總賈敵俸等各帶領兵丁協助於閏三月二十一日起程會商楚省署靖州協副將事遊擊胡文都司劉策名訂期於閏三月二十四日進兵會勦及是日黎明該守備

左垣等自張砮起身由觀音山至木洞屯已經卯
刻遊擊吳文駐劄培坡塘止著把總領兵前來左
垣等立卽進兵於木洞屯對山直上官兵奮勇爭
先辰刻臨謬沖寨兇苗放鎗堵禦官兵火礮攻打
當卽攻開寨子舉火焚燒巢穴殺死苗子一名生
擒一名并苗婦一口羣苗逃竄至本月二十九日
黎平知府張廣泗探得兇苗由黃栢屯入後山凹
中尚有男婦二百餘人未經逃散乃親點健卒與
左垣分兩隊尋踪追趕約離有五六里賊苗見官
兵追至塘伏要隘鎗礮亂發兵丁徐國爵著礮傷

腿幸不致命該知府署縣守備千把等身冒火礮督率兵丁努力前進將兇苗殺傷數人并擒放礮傷兵之苗立卽梟首衆苗四奔追至日沒該府等於南英坡露處一夜次日仍同往追踪捕勦計連日擒殺兇苗又二十餘人衆已膽落臣看得夷性犬羊種類各别而花苗之惡實不減仲苗謬沖地方雖介在兩省實係靖州所轄前據楚員稱係五開所屬已歸黔省不便越俎爲辭及查謬沖一名扭沖現屬靖州零溪司所轄而五開歸黔冊內並無謬沖扭沖字樣止緣該苗曾與五開衛之木洞

屯軍田二石故每遇事發則狡稱衛屬在兒苗則藉稱異地可肆免脫之謀在員弁亦利其他屬可免疎防之咎不知該苗之耕食於衛地者不過二石之田而其聚族以居爲逋逃淵藪者則在靖屬之謬沖也若黔省亦以地屬楚不便越俎則彼此兩懸兒苗何由撲滅地方何由寧謐故目前所急者在於擒捕兒苗而清理疆界猶屬事後事也茲楚省署督臣福敏立意掃除毫無觀望聞遊擊吳

福敏甚好居心立志實力秉公皆不必言識見少不及些

文巳經㕘處臣屢准咨移並不敢少後而黎平知

張廣泗亦係上好實心任事之員但未料有如此本領

府張廣泗以文員而親兵事務期滅此朝食以副

甚屬可嘉具題時疏內應將他好處聲明

職守殊具心肝諒此花苗或可從此斂戢也容俟

將爲首兇惡盡行擒獲之日作何處分安插再妥

酌一切善後事宜會疏請

旨合先據實陳明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此事福敏已奏過未如此詳細

同日又

奏爲銅礦大旺工本不敷懇

恩通那以資調劑事竊照滇省銅廠一八抽課餘銅歸

官採買以供鼓鑄奉有成例查每歲額課銀止九千六百二十五兩零每歲所獲餘息銀約一萬七八千兩不等計所辦銅斤除供鼓鑄一百餘萬斤外多不過二三十萬斤從前收銅工本俱用鑄局買銅銀兩辦銅既無多故買銅工本足用臣自去歲抵任後督率清查細心調劑廠務漸有頭緒雍正四年分辦獲銅斤餘息銀已四萬七千兩零業經

奏明在案今歲閏三月以來仰賴

聖主福庇山祇效靈銅礦增盛倍常數十年來所未有

聖主即就現在核算五年分銅斤可辦獲三百數十餘
萬合計應獲餘息銀不下十數萬兩但銅多本少
收買不敷廠客如有積銅薪米即難接濟若不早
爲籌畫臨時更費周章相應懇祈
聖恩俯准於鹽務贏餘銀內酌借五六萬兩發價收銅
賣價還項一轉移間似於廠務大有裨益再運銷
之法以速爲利查江浙湖廣辦銅諸省緣採買洋
銅每至悞運關係鼓鑄匪輕臣前任江蘇深知其
故若令各省委員齎銀赴滇買銅起運合算銅價
每百斤九兩二錢加以脚費等項運至漢口運至

鎮江每百斤不過需銀十三兩上下如各省委員恐來滇多費雇馱腳稍難即臣委滇員運赴漢口運赴鎮江令各委員領銅交價所需亦不過此數但沿路關稅得免抽收始不致賠累不致遲延在各省獲銅供鑄克副考成在滇省獲銀充餉無慮壅滯以有易無或亦兩益之事也緣係錢糧重務是否可行臣未敢冒昧合併陳請伏候

聖主睿鑒

批示遵行臣謹

奏

孰肯如此料理觀此而不慶快者殊非人情

有旨諭部議行

同日又

奏爲遵

旨議覆事竊臣酌減鹽價議增薪本一疏部覆奉

旨著臣查明鹽斤內所增銀兩核算明白抵補減價增

薪之數定議奏聞欽此欽遵移咨到臣臣隨檄行司

道議詳并傳商鹽道劉業長逐年逐項細加核算

查看得滇省鹽政黑白琅雲等九井每年額辦課

銀一十六萬八千一百四十五兩七錢零自雍正

元年始至雍正四年止或淸查陋規或新開鹽井

或收買沙滷以及辦獲鹽息聚零合總零星節省
積餘等項所增銀兩俱按年入於正項額外贏餘
冊內共計銀四十萬五千五十一兩四錢七分零
此外又有新開之只舊草溪井麗江土井按板抱
母恩耕香鹽等井三項共辦出銀七萬四千五百
三兩五錢五分五釐零合之歷年正項額外贏餘
統計共銀四十七萬九千五百五十五兩二分六
釐零此雲南近年清查鹽稅增銀之總數也至於
正項額外贏餘每年所獲雖有贏縮多寡之不齊
然逐細清理諒可有增無減但贏餘項下凡可以

必得者俱應定爲正課緣正課分數官有考成贏餘虧短例無叅處若不查核定額恐日久弊生或不肖之員以多報少蒙蔽侵欺實不可不慮查正項贏餘內黑井之新井歲煎鹽二百萬斤可獲銀一萬七千兩白井之正額沙滷鹽歲煎一百一十五萬九千斤可獲銀一萬二百兩六錢八分又白井不幫黑井之加增歲煎鹽二十五萬斤可獲銀四千兩額外贏餘內阿陋井之改板井歲煎鹽一十四萬一千六百斤可獲銀九百兩六錢四分九釐零以上均可必得均應定爲正課再按板抱母

恩耕香鹽等井歲煎鹽四百五十七萬三千六百一十八斤計獲課銀二萬一千三百一十三兩六錢九分原係

題明就近動放新設普威營官兵俸餉之需但井地煎出鹽斤運銷賣價均需時日勢不能計月而獲而兵餉按季支領復不容遲悞若以本年之課放本年之餉不但難以應辦仍須向司庫借支且收課放餉俱歸一處辦理設或侵那最易影射亦難於稽查應請照各鎮協營事例將普威營兵餉仍歸司庫動放該井鹽課令其批解道庫移司充餉

一轉移間庶課餉兩無岐悞其普洱之黑磨井歲辦課銀三百六十三兩五錢零元江府屬之猛野磨鋪井歲認課銀二百三十兩原
題歸入按板抱母等井項下爲添助創設之費今抱母等井鹽課既議解道庫則此二小井亦應定爲正課以上各項所有每年造入正項額外贏餘項下今定爲正課銀兩暨按板抱母恩耕香鹽磨黑猛野等井鹽課并只舊草溪井
題請歲增課銀二千八百三十兩四錢零共改定正課銀五萬七千七百八十三兩九錢零請自雍正五

年爲始統入舊額鹽課一十六萬八千一百四十
五兩七錢零考成實徵冊內
奏報歲計額課銀二十二萬五千九百二十九兩六
錢零此外每年多收額外沙滷等項羸餘銀內請
照原
題將一萬九千四兩五錢二分零抵補減價增薪之
數每年仍有正項額外羸餘銀六萬一千五百餘
兩應照原議留抵銀厰厰虧缺並應辦地方緊要公
事仍於年終造冊報銷如此則章程定而弊端清
於課於餉庶均有裨益矣再查麗江土井歲辦課

息銀二千五百餘兩該井出息尚不止此數雲龍井景東井俱尚有隱匿白井沙滷鹽猶可多收按板抱母等井雜費仍可裁減臣與劉業長熟計大約滇省鹽務連正課贏餘合算每年可增至三十萬擬於明歲請將正課再增至二十六萬兩僅留贏餘項下銀四萬兩備辦地方公事亦無不足用

除具疏

題覆外合將原委詳細陳明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通盤全是有何可講欣悅嘉賞覽之

雍正五年六月二十七日雲貴總督臣鄂爾泰謹

奏恭請

皇上聖安

朕躬甚安卿好麽來往人朕備細訪問知卿精神起居甚好實如獲珍寶之喜但諸凡量力而爲之萬不可過强

同日又

奏爲恭謝

聖恩事雍正五年六月初七日臣家奴嘗

恩賞給驛馬賫回

御賜臣丹錠九封貢茶四瓶香囊四匣錦扇四匣扇器

香一盒抵貴州安籠鎮臣隨郊迎至行署恭設香

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祗領訖敬啓摺扣跪誦

硃批賞罰非可私冒膺不可得此一事卽可為諸改流

之戒此一事實可為諸事敬慎之法則。一。公。則。無事

但知此何時而非坦蕩之景真極樂界也

而非是一私則無往而非不是煌煌

寶訓動魄驚心臣敢不字字凛體事事反求至於憐臣

之心恕臣之過期臣以立功勉臣以一誠
上聖如天天天不可以言感臣惟有自重自愛勿負
勉之勉之
天心之曲成已耳臣弟鄂禮供職二十餘年前經降調
臣嚴札切責伊惶愧無地不敢有飾詞茲蒙
恩諭鄂禮前朕未審其人罣悞降調時朕亦忘記名字
昨補用時見其人甚可取卿之祖父必有積德處若
無可取或蹈愆尤朕再無因卿之親戚而瞻顧姑容
也加意教導他卿這弟如何朕觀似在鄂爾奇之上
欽此竊臣弟鄂禮存心忠厚亦頗明晰策勵用之
部司尚可辦事但無卓識難有定力雖爲人平易

甚是甚是公當之極昨差江南請訓旨時稍露不及然忠厚存心老成人也

處比鄂爾奇較優然鄂爾奇多偏鄂禮少軟過猶不及均未成就臣當不時教導俾各自奮勉以仰

副

聖主任材使器因物付物之至意至臣祖父何敢當積德但自高曾以來從無臨陣不勇見財苟得臣父鄂拜平生耿介義理自持居官四十年祖業之外未曾長尺寸通旗所知富寧安尤所親見欽荷

天語謂臣祖父必有積德處祖父有知且感且泣臣等若復稍有不肖不獨背負

殊恩

上蒼鑒察逆子辱孫類同狗彘其何以見先臣於地下言
念及此痛淚沾衣臣即無良實有所不敢有所不
忍也謹此繕摺恭謝
聖恩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覽
硃批同日又
奏爲欽奉
上諭事雍正五年六月初七日臣於安籠鎭接奉閏三

月二十六日摺

奏泗城土府等事荷蒙

硃批當令伊等就滇來卿旣赴黔亦可但現在許多大

事要料理朕恐少有稽遲處韓良輔亦奏聞但他只

帶三四十人來少輕忽些此事未必能如此完結欽

此臣伏讀之下仰見我

聖主慮終慎始一出萬全之至意竊念土府頑劣不遵

法紀雖若與性成要皆未經鈐束未經開導之所

致岑映宸聚兵江北以震夷民及一聞

嚴旨著用兵懲治聽臣調度遂連夜撤回四顧差探是

其心驚膽裂已知無所逃遁故臣於前摺內有兵
可無用或能了事等語實緣
聖謨弘遠務在機先已不啻甲兵數萬也臣若不乘機
親往就近急圖聽韓良輔等由靖州路來滇郎便
妥商定議亦難調度轉恐事緩智生土府未必遽
可喜可慶之至朕未料如此平平完結也雖出朕之逆
料而韓良輔等之罪無可逭也
出反致勞師動衆續韓良輔接臣密札徑由土境
明檄土府隨至安籠岑映宸意在辯訴仍妄希苟
全及臣於六月初二日抵鎮映宸遂具詳呈請從
寬越數日始繳印信號紙求免死存祀臣看得泗
城土府岑映宸庸妄人也祖籍浙江伊父岑齊岱

貪淫暴虐肆行殺害夷民怨恨已久竟以病故漏
網及映宸襲職性既愚頑習仍驕縱業已衆叛親
離無人依附茲議革職設流發回浙江安插訪之
夷衆並無異詞惟是兄弟親支及使令兵目土目
恐不無疑懼臣與韓良輔李紱熟商岑姓繁衍勢
不能盡行遷置夷目中良頑不齊亦未便盡行究
治遂大張告示歷數土府罪狀其餘宗族槩不波
累其從前助惡夷目已往免究後犯必誅一面委
田州土牧岑映祺先回泗城遍行曉諭復委兩省
文武前去查勘錢糧田土革除陋例苛條及十五

六等日大頭目十五人投到臣俱面加開示喻以
利害各給賞銀牌立即放歸著各寨傳諭二十二
十一等日土府子一人并親弟七人俱投到叩見
内一武舉兩貢生兩監生臣復宣示
皇仁懇切開導并喻以流土榮辱之辨勉其努力功名
希圖上進各給紬緞銀牌等物伊等皆能解悟感
泣領受臣等隨復酌議武舉岑映翰年次居長人
亦柔善且曾兩次會試頗見世務懇請
聖恩賞給頂帶准其奉祀只令約束岑姓不許干與地
方似更可寧帖再既經議設流官營制尤宜周密

題到有旨 妥協是當之極

寬恕以觀其後伊亦必自務保全自然無事如果再為

不法將來處治亦不難矣

查泗城地方原分內哨外哨內哨屬江南外哨屬
江北泗城一協向止駐守泗城其接壤黔苗數百
里之地原無一兵防汛故悍目兇獞往往恣肆且
西隆州西林縣雖久經改流兩營額兵共止三百
名又遠在思恩九土司及土田州泗城土府之外
一切軍務俱至柳州提督處請示往返必須兩月
每至緩不及事今議劃江分理韓良輔李紱俱深

此議有何可講

然臣說以爲兩益業經臣等會議將割歸黔省江
北一帶地方統設一州添知州州同州判等員分
治總設一營添兵五百名官弁調撥不須添設統

屬安籠鎮管轄其江南一帶地方應設營汛之處
查廣西右江地方倍於左江左江設有一鎮右江
亦應設一鎮庶權重兵多可資彈壓可任調度一
切營制官弁駐劄汛地并抽撥兵丁等項俱經酌
商定議現擬分疏會
題所有疏內不能詳載情節相應附摺陳明仰祈
全是
聖鑒至於滇省大事鎮沅久已平靜威遠猓黑業擒獲
數十人新平野賊二百餘人業經投誠現在安插
烏蒙鎮雄案犯據詳起解赴滇計七月半可到臣
好
亦可回署此外一切事件臣俱照常料理並不敢

稍有稽遲合併聲明再臣自抵安籠日與韓良輔
李紱蔡成貴接見看得韓良輔人甚恂謹心亦誠
實但才具微短明決幹濟處少前蒙

朕亦取他操守小心恐粗武不達所論甚是

硃諭二年韓良輔亦曾奏過此事今奏與前意不符或
其間有賄求之弊朕稍疑焉欽此茲據臣試探二年
所奏係土府岑齊岱岑映宸劣蹟復不減於其父
自以身任撫提未能整治或不無畏難之意遂致

朕亦如此想

觀望情則有之至於賄求之弊韓良輔尚不至此

假的 眞的 無才而以有

李紱大有才氣微欠平實緣以才自用才適足以

一無可惜眞小人

濟偏或任偏爲才偏且至於成蔽不能宅心於中

不知著脚於庸遂致長處反是短處殊屬可惜蔡
成貴操守清潔武臣中所難其整頓營伍防備邊
疆俱係實心實事獨以爲人質直從無往來儀節
人多厭之臣亦以爲然今親歷安籠備細訪問始
蔡成貴人多不足他若如此尚可用之人也朕尚未見
此人
知前
奏不無過當處卽其竭力圖報處也其泗城同知劉
興第查係
特用之員任同知僅數月土府非所轄及經面詢歷言
土府情狀流官習染無不懇切詳盡質之粵撫二
臣皆稱其廉能臣看此員或可勝泗城知府之任
甚好題來

此人朕記得初看老成人去得細問不實在不然可總兵才中上

泗城協副將王大綬經臣面加切責據稟土府頑劣俱是實情在本省上司處若有一字隱瞞願甘死罪隣省上司差員查問原不得不少有廻護臣看其漢仗精壯試以弓馬嫻熟策勵用之似猶可

此人朕記他漢仗甚好人亦伶俐但非大用之才果然矣亦當奏請調用中下

以效力思恩協副將梁名望漢仗可觀人係中材且弓馬庸弱恐不稱邊地臣識見短淺知人甚難

奇卿之觀人實甚與朕意相同者多

但凡有所知斷不敢稍有隱諱合併據實陳明以備

聖主採擇臣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爲生苗向化請附版圖事竊查黔省各屬邊界多
有生苗不納糧賦不受管轄身不到城市心不通
王化隨其自便無所不爲由來已久臣自長寨之役切
商撫提諸臣并嚴諭各員凡邊界之地無論生苗
熟苗時刻留心設法化誨令其自然歸誠無須兵
力庶幾邊疆可靖漢夷皆安除長寨一帶地方大
小各寨當經安插外其西南各路深巖密箐綿亙
百有餘里東南各路亦綿亙百有餘里盡屬生苗

盤踞令長寨初闢安設大營不特附近羣夷安恬
無事並化外生苗目覩長寨苗戶給米給鹽領牛
領種安家樂業並無紛擾莫不各思投誠願附內
地茲准提臣楊天縱據中軍叅將劉成謨稟稱長
寨後路克猛等處十四寨及廣順定番鎮寧三州
邊界宗地巧馬等八十七寨通共一百零一寨均
係生苗內有羊腸苗頭班國卿等素皆不服鈐束
今各情願投到轅門領給賞賜分頭化誨生苗隨
據班國卿等將生苗土官土舍頭人薛琳于起田
國臣常令薛鷯等二十六名所有一百零一寨共

九百零九戸四千三百三十六口盡皆化誨咸願歸誠各具戸口清册又據生苗土舍薛鴻于超韋朝甫阿奈等化出生苗四十七寨共三百零五戸其四十七寨頭人亦皆來投見現在造具戸口册籍尚未送到提臣楊天縱隨各賞給銀牌花紅等物遍行安撫又據長寨營叅將官祿稟稱有馬頭山坝忘箐松把磨茹拉頼翁來把雲白岩冗降遍記等三十六寨頭人班國順班國用老卜唐老卜令老卜物老卜派阿腊阿鳥阿細阿並等各皆聞風嚮化共三百八十九戸情願自認每年上納貢

賦銀兩各具認狀刻木爲憑五月二十九日有廣順州生員盧永昌兵頭李茂育等率領各頭人并各寨戸口及認糧數目册到長寨營投誠該叅將官祿隨賞給花紅等物各情由到臣臣查生苗來歸應示覊縻以計長久科糧務須從輕戸口定應清造夷民半無姓氏名多雷同日後難以稽查現在恐有重複復經札致提臣并飭知劉成謨官祿等再加查明更定姓名編立保甲彚造清册以憑具

題報部伏念幅員萬里已暨海隅日出區區夷土夷

糧何增毫末而生苗原無統轄任其擾害邊疆卽

聖主欲行稽查實無從踪跡幷欲施撫恤亦無自招安

今仰賴

聖主聲教所播訖於遐荒卽此化外野夷莫不喁喁內

嚮所稱惟德動

天無遠弗屆臣於今日見之矣謹此繕摺奏

聞臣謹

奏

實可欣慶之事從此邊氓得以安枕矣此皆卿忠誠爲

國之感應朕嘉悅之至題到有旨

同日又

奏為覆

奏事竊雍正五年六月初七日臣據實陳明一摺荷

聞臣蒙

硃批訓示諄切復蒙

頒發

硃批岳鍾琪十二摺到臣臣伏讀累日分繹合參仰窺

我

聖主經正權通萬殊一貫辨公私之隱洞是非之微義

理從心造化在手大公至正四字惟

此二字朕實可以對越

上帝
皇上足以當之此蓋虛明之所生誠敬之所集非可以
襲取得也至於務慎急先慮周善後物無遁情語
無泛字俾竣事之日早定於受
命之初以臣愚鈍知解實難謹據管測條覆以自慶臣
等之遭逢并以志私心之奮勉敬陳於左
一正月二十九日二摺臣看岳鍾琪委員提審於
前遣兵應援於後預謀安撫先防擾累知祿鼎坤
之狡猾恐其潛踞滋蔓皆伊歷練慎重處其委員
並未入烏援兵並未露面岳鍾琪實遠不及知至
於祿萬鍾既叅且請赴敘府親理止欲改土歸結

不將叅案委審則不無姑息伏讀
硃批於委員審理未免遷延等語則以前案亦要審明
方是於將祿萬鍾題叅改流等語則以仍嚴解送
鄂爾泰處以便令其歸結改歸雲南於祿鼎坤狡
猾內應等語則以未必有此舉寧可防其意外臣
初讀傾折再讀抃舞知烏蒙之事如此輕易完結
命之者實
聖謨之默運有以順應而曲成臣即急亦不能即深知
此語朕有深意不可在言句上會
灼見亦不能乃據岳鍾琪之奏蒙要賜臣功之
旨伊稱深服臣臣益難以自安矣至稱天全二土司罪

惡多端旣經訪確自應懲治若身爲大臣而貪其
小利明知貽害而不計遠圖罪不容誅終難漏網
但知料理難知斟酌更難臣等當凡百熟慮舉一
詳推可也
一二月十三日一摺臣看摺內大意烏夷旣傾心
歸附川員業經安撫而雲貴兵馬乃深入大關以
致傷亡官兵似屬自取及編查戶口已逐一安置
而雲貴官兵尚駐劄烏蒙之內更似多事又烏蒙
鎭雄旣先後具呈情願繳印獻土一併帶至敘州
府酌議安置是雲貴原無容攙越並不用臣會辦

也伏讀

硃批總在雲貴畫一歸結好看此光景若咨文會商則

事情了然有何神鑒

將來彼此必有不便處

聖鑒如神臣惟當自慎至於嚴飭官弁毋得貪小利以

僨事比引從前率皆少示威而終止水火之譬實

切驚心委用得人誰能過信臣前蒙

硃諭不敢暫忘大抵才智之弊莫大於邀功庸鄙之私

莫甚於貪利懲斯二者則何念非公何事非實凡

屬臣工皆當交相惕厲者也其嚴捕姦民逃人臣

董起弼光景不在內地矣

已密檄通飭懸立賞格如拏獲董起弼等各給銀

然正可借此稽查匪類

三百兩職官記功仍當不時留心并設法究問

一二月二十二日二摺臣看摺內岳鍾琪以兩土

府俱幼穉無知請原情畧法將公用銀兩於四川

省城置買房屋莊田分給安插情詞懇切臣查兩

土府各有貲財即便安插亦不須動公用且祿萬

鍾兩次叅案又何以了結伏讀

硃批以此二事宜於雲貴歸結前巳有諭雲貴四川皆

與其故土相近內省安置或京師山西河南等處

相宜則知川省之不可留而黨羽勾連之或能貽

患也以各案明白後自然從寬發落則知漢奸惡

目之幷應究治而先寬土府之未便明告也以晃
山普雄得以成功奪其屏障所以從容就緒則知
二事之完結亦岳鍾琪先事之功並非臣力之自
能料理也三復紬繹敬念
睿慮周詳並曲全臣愚至意安得不感切忻幸而
訓諭諄懇反覆誥誡者總不外勤撫馭嚴勒索數事
至仁如天萬物一視於此而敢不凜慎是自殘同類矣
其烏蒙大關壺所有藏蓄等項三省所共知臣前
委員會勘業經川員查點封貯云不必再查亦不
告知件數後聞有歸滇之信復因臣嚴飭兼委文

武遍查始陸續詳報今已四處查清現在造册伏

讀

硃批以此細事不必細究臣正恐不肖員弁以爲細事

或悞大事寧可備細查報請亦使得但恐無知之人妄生議論耳查

明白有料理

旨遵行斷不可避怨市恩令一二人獲利也

一三月初九二十五等日三摺臣看岳鍾琪自蒙

硃諭後仰體

聖主大公至正之心稟遵歸併管轄之

旨一切咨札並無嫌猜俾臣得盡力料理漸有頭緒此

岳鍾琪但少有人我心不淨

即伊之赤忠應服伊之虛公也至謂臣出其不意

發兵擣巢不知土府之役臣實明示以意使夷酋
一先自度量雲貴能否攻剿烏鎮能否拒敵然後速
我進路留伊去路故智窮勢迫相率投川臣前密
札劉起元張玉等已明言之是臣初意原不在搆
兵祿萬鍾等徒自取禍耳今事已底定善後須周
伏讀
硃批不可因歸併雲貴應辦者推諉總賴二卿悉心籌
畫
褒嘉逾分悚仄倍常若復稍蓄私心其誰能逃
洞鑒義應報

國實則所以自爲矣其九姓土司覆摺欽奉
聖訓以未有盡行改流之理以如易改之處必不敢爲
大不法之事以向來安分土官便情願具呈改流
者亦當不聽慰留之臣跪誦至此實不禁起舞益
因岳鍾琪少露錯會朕意之景所以有此諭亦自然應
信大公至正四字非臣等之私言天下後世無賢
當之理
愚善惡皆應感頌我
皇上而無異論者也
一閏三月十一日三摺據岳鍾琪具覆張玉情詞
似屬可用之員臣前所
奏係就事言事並未審其人在張玉等彼時以事屬

奏川省臣不過協辦料未便破面續經臣通咨嚴飭
遂復悔懼并明告滇省委員以無可奈何之意竊
念習染難除何止張玉一人總緣庸人鄙見且以
皇上
迴護本省爲義氣而不知躭遲公務之大爲悖負
當之
也土府安插內地即屬格外
洪仁此邊境久遠之謀亦酋長身家之計事情明白後
臣當定議請
旨其大關册籍等事臣已詳前摺無庸再瀆
是
臣謹按以人事君者人臣之大義凡屬備位皆應
國惜材況陝督臣岳鍾琪效命邊塞有功

國家捫心自揣能如伊者何事若或不知愛敬稍有
嫉嫌卽是顯背
君父膜視封疆岳鍾琪臣多不及卽便互有短長亦必
此不待卿言朕知卿肺腑之主也
不當少存嗔怪也各盡各心公辦公事敬體
慈訓并攄愚誠謹繕摺覆
奏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覽
雍正五年八月初十日雲貴總督臣鄂爾泰謹

奏爲恭謝

聖恩事雍正五年七月二十日臣齎摺家奴蒙

恩賞給驛馬齎回

御賜臣珊瑚珠一盤記事摺一袋法瑯匙箸鉼盒一副

鼻煙洋器一具蓮心茶一瓶佛手柑一簍抵滇臣

隨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祗領訖敬啓摺抑荷蒙

硃批朕躬甚安每歲夏令便覺少有不爽總不似今年

甚好卿好麼朕每念及交卿辦理倚任之事思卿之

勞實令至於不忍凡卿一切料理奏對朕實心動覽之朕亦不多諭惟秉一誠默祝
上蒼厚土
聖祖神明令我鄂爾泰多福多壽多男子平安如意耳量精神力量爲之第一不可勉強欽此臣跪捧卒讀感痛失聲妻子驚看莫知所以伏念我
聖主萬幾茂就理直若行所無事猶復日
御勤政殿雖溽暑不少輟既辦理一切又
命諸臣呈件代辦自強不息純亦不已天下萬世有
至尊而勤勞如此者乎

上蒼厚土
聖祖神明實鑒精誠用申保佑在
聖躬之康強逢吉固所自得而內外大小臣工皆當知
感知奮自訟自慚者也臣血氣具存心肝不昧身
膺
殊知異數秩晉八階蔭叨四品儒臣之榮至於斯極卽
使竭蹷效命已難酬萬一乃屢荷
聖慈獎許至此期望至此愛養至此矜憐至此臣不但
念及身家實同狗彘便私有性命亦難欺鬼神敬
繕及此涕淚盈襟此生此世卽欲作報

恩人且無能自了又何敢墮落故自受事迄今惟思勤
以補拙曉起夜眠鉅細皆親理而同官屬吏謂臣
羸瘦時有勸詞殊不知盡得一分力斯安得一分
心心之所安即是樂境強弱論形達人所誠臣今
且精神健旺疾病全消無所云勞漸能就遂懇祈
聖恩毋爲萬里遠臣慮也至於錫福自
天求福由巳上有
皇天眷命
萬壽無疆之
主斯下有天壽平格保乂

王家之臣臣實非倫當求自信再臣自赴滇黔連生二子今已有五男平安如意欽奉
御書
聖心即
天心臣惟當自爲承受地耳不揣冒昧瑣細陳
奏恭謝
聖恩伏乞
聖主慈鑒臣謹
奏

覽卿奏謝朕甚爲欣悅前朕之祝願實佳大光明中出

於一時至誠之筆今多子之願旣應其他
上蒼必賜如意也朕實欣幸焉

同日又

奏爲敬陳水利以備
採擇事竊江南水利一事屢荷
聖心眷注諄懇臣前任江蘇藩司於所屬水利曾悉心
諮訪畧知大要原擬將此項經費籌畫預定然後
詳請督撫隨其輕重緩急次第舉行及奉
聖恩超擢來滇事雖已寢心未暫忘前閱邸鈔知蒙
聖主發帑金十萬委大臣辦理且感且奮適值撫臣陳

時夏之毋奉
命就養臣隨寓書陳時夏畧云疏濬河渠
特賜帑金以資調度不勝懽慶蘇松常鎮就近之地料
已留心查勘而江寧為省會之區城池尤宜亟講
郡治內外皆有河道秦淮之水四至可通獨以日
久湮塞若尋源開濬實於民有濟揚州所重全賴
五塘久屬豪強擅廢諸閘淤河作田因占數百里
之官塘遂荒數十萬之民產至今少旱即歉多水
又淹若將故閘仍舊復造五塘之水一蓄所費不
過數千金而斯民之利甚溥但須不畏強禦方克

有成故雖有賢守令往往中途遂阻由一郡類推
大槪準此卽勢不能搖又或造爲別論使必不可
行此不欲開河之通弊不可不留意也至高寶一
帶稍遭水漲卽爲民害應設良法爲久長之計等
語去後復屢讀
聖諭剴切周密又奉
旨以原任給事中許承宣條奏揚州水利一疏著問揚
州府在京官員其覆奏亦甚詳明仰見
聖慮所周無微不燭忻躍之私實不自禁更蒙
聖主著臣胞弟鄂禮同往協辦誠恐鄂禮才具少軟設

聖主遇有議論異同不能決斷除詳細札囑外謹據臣
所見冒昧陳
奏按劉河白茆三處奉
旨開濬此誠湖海三區之脈絡江浙六郡之要津查康
熙九年巡撫張祐開濬劉河二十年巡撫慕天顏
開濬白茆等河其時相去未遠皆有志可考有跡
可循自能仰體
聖諭至於江寧之秦淮其源有二一出句容華山一出
溧水東廬山合流入方山埭自通濟水門入於郡
城內外交資其利甚溥但久不疏濬即疏濬亦屬

故事故河道雖存僅於夏秋水大時暫通舟楫是
享其利者正復無幾若不及今大加疏濬日就堙
廢勢難清理至於揚州之五塘雖侵占已久而故
址皆在但能不畏勢豪修治甚易裨益實多由揚
州之邵伯高郵寶應以直達淮安此一帶地方稍
遇水大一望汪洋民將不堪若開濬五塘亦足分
其下流但河堤綿亙三百餘里往往淮黃及湖一
時滙聚宣洩甚難雖設閘已多而一旦水勢驟急
輒橫行汎濫多被衝決須沿途相度別分支河出
水迅駛常就安瀾如此則淮揚二郡永遠奠定而

江北之水患息矣至於高家堰爲二郡之保障及淮北各州縣皆逼河工自有河臣坐鎭不時督修又非獨水利所關無俟臣瀆江南自劉河白茆之外其爲南北之要津者莫如鎭江之漕河在丹徒界者四十五里在丹陽界者九十里地勢如建瓴雖有京口呂城奔牛諸閘藉以蓄水一至冬月漕河水淺輓運艱難每年挑濬隨濬隨淤歲以爲常皆由河身淺狹及挑濬時又復苟且爲一時之計所挑淤泥堆積兩岸就近之處及大雨淋漓仍復衝卸入河且水淺之時漕船旣不能行橫截河內

阻絕民船無由飛渡以致起岸盤壩行旅艱苦公
私交困此又江南河渠大弊亦不獨水利所關也
臣查此地實係杭嘉湖蘇松常鎮七府行漕之河
而向例每歲挑濬獨責之丹陽是丹陽之民獨受
其累更有姦胥蠹役地棍等人得以借名灑派腳
役車夫驢戶等人得以勒索高價而兩頭來船又
得以卸裝另載凡此姦徒皆因以爲利故樂其堵
塞不樂其疏通於是勾串夫役原不肯實力疏濬
使就深濶又且賄囑漕船舵工水手故意排擠不
留餘隙甚至多用小船填塞河縫以絕其往來行

人到此忍氣吞聲不得不舍舟而陸臣深察其弊曾經親勘嚴飭雖於雍正二年間料估工費公中疏濬然猶未能如式且附近各境凡有可比丹陽之練湖者皆應開通以助運河常使流注無窮不須復濬庶爲一勞永逸之計至於各郡州縣之內外城河并各鎮市之河每被勢豪侵占或塡砌狹小或全行堵塞尤可痛恨應嚴飭有司盡行疏通不得少有狥庇如仍前因循不即挑濬淸理者一經察出官叅吏處勢豪之家從重治罪其各支河港瀆塘浦名類不一所在多有據廣督臣孔毓珣

所奏各閘各瀆各鎮市之河皆就所經歷一處而
言實不止此凡可裨益地方者應悉令查報酌量
經理但河路甚多若必盡待帑金勢難遍給臣竊
斟酌條例凡挑濬官河者一切工費取給公帑其
挑濬城河及鎮市之河者則通計河身丈尺俾瀕
河兩岸居民每戶照其基址各浚其半其在巷內
不臨河者量爲協助深淺寬窄各有定程鰥寡孤
獨悉予優免至其間隙之地並無民居以及未挑
之前先須築壩戽水及挑之日或須拆屋砌岸凡
此等工費公同確估勸令紳衿富戶典賈鹾商量

力捐輸毋許勒派其各支河關係民田者高田挑濬借水之利低田圩岸驅水之害皆勸令通計合商彼此交濟是官爲經營民受惠益勢豪姦蠹不敢阻撓且自費者仍以自給凡有田之業主種田之佃戶皆無不踴躍樂從而爲利斯溥矣再城外運泥之法務令遠置低窪之所不令高出地上城內運泥之法則暫令積之有障隔之空地俟水通日雇船運至城外亦置於低窪之所不令高出地上總須倡率有方調度有法一切因時度勢之用惟恃乎其人又非臣言之所能盡也臣自任江南

私心耿耿適裳

聖主軫念及此實千載一時故不揣愚昧越職陳

奏伏乞

聖主睿鑒

採擇施行臣謹

奏

此奏可嘉之至已有旨矣

同日又

奏爲報明開墾田地并查出隱射田土仰祈

睿鑒事竊照各省有可墾之處聽民相度地宜自墾自

報奏有
諭旨著爲定例其無主影射田土應淸查抵補屯軍丁
銀經署撫臣楊名時具
題部覆奏
旨依議欽遵在案臣自上年二月到任後卽通行各屬
勸民開墾并查影射田土抵補丁銀凡接見屬員
時復又諄諄告誡務期留心查勸實力奉行以副
聖天子富民阜俗之至意嗣據昆明羅次尋甸河陽彌
勒雲南騰越等州縣并廣南蒙化二府陸續申報
勸墾過民賦荒旱田地共四千七百五十三畝零

該夏稅本折麥一十一石五斗一升五合本折米一百二十石二斗七升四合條編銀七十一兩四錢四分又羅次雲南定邊三縣勸墾過屯官馬料荒旱田地共一千三百八十二畝零該夏稅本折麥三石二斗二升六合秋糧本折米三十五石五斗六升五合條編銀二十九兩八錢三分俱雍正四年分之事業經署撫臣楊名時與臣會疏

題報訖又晉寧呈貢昆陽嵩明宜良富民彌勒趙州等州縣申報查出欺隱并自首抵補軍丁民賦田地一千九百二十九畝零稅糧折徵條編二項共

徵銀五十三兩零景東府夷民自首抵補軍丁未
載全書額外田四百五十六段稅糧折徵差發㠯
項共徵銀一百四十三兩零按田畝論段係土夷
舊例尚未及清查畝數又昆明祿豐晉寧呈貢昆
陽易門嵩明宜良羅次富民雲南趙州浪穹保山
騰越蒙化定遠等府州縣查出欺隱并自首抵補
軍丁屯官馬料田地共九千二十四畝零稅糧折
徵條編二項共徵銀五百四兩零均於雍正四年
田地糧銀項下徵收造報俟各府州縣清查抵補
丁銀於下年

奏銷冊內造報近又據陸涼州查出影射田一千一百六十七畝零地八百四十二畝自首新墾田七千二百五十七畝零地八千六百五十八畝易門縣清出民賦沐莊隱墾田六百六十三畝零路南州民自首隱匿叛產田一十七畝零通海縣清出自首屯田二千一百二十七畝零民田三十四畝五分寧州查出自首影射民賦田一千五百九十四畝零保山縣民自首田二百五十七畝七分屯田一十八畝賓川州查出影射地九十四畝二分田一百二十畝宜良縣查出影射田七千五百七

十六畝地八千八百七十八畝以上各田地糧條或應歸入正額或應攤抵丁銀現在行令查明分別科則造冊申報又陸凉州向有臣標馬厰一項坐落海子內雖例係夏秋二季牧放馬匹冬季收攔然牧放時甚少因附近居民侵占告爭前督臣高其倬委千總劉起賢查丈招民開墾科租給與老丁然所收無幾現已無存臣自到任即委新興州知州今准補開化府同知吳士鯤嗣復行令現任陸凉州知州祖良範查造地畝分別科則內有奏變價新墾浮多一項係借新墾爲名私自占種又

祭需一項田地被貢生趙世基以教讀爲由父子
相傳私自收租又有無糧田一項亦係私種此三
項並無錢糧雖非馬廠皆係欺隱故均照馬廠科
租又魚箔一項原係築箔捕魚辦課因阻水道常
淹没民田百姓控告將箔拆去量撥海子餘地幫
補辦課令馬廠盡行招墾魚課應行開除至旱馬
廠一區亦係官地查其土宜可以種蕎今據祖艮
範開報查出田地數目原任新興州知州吳士鯤
造報地三萬一千五百六十一畝三分零祖艮範
到任後查出地三千三畝一分三釐零內有未領

荒地四百三十三畝六分零俟有人承領科租查
出旱馬廠地五千二百七十五畝七分四釐田四
百二十六畝八分零以上實種田地通共三萬九
千八百三十四畝三分零應徵大小麥蕎穀京斗
租三千四十石九斗八升零現在飭令造冊詳送
題報歸公又棠自縣有臨元鎮馬場始而有一二報
墾納糧之事及遠近居民漸次開窆有稱祖遺民
田與叛產者有稱報墾與各祠廟香火田者率皆
糧少田多各自隱占臣訪聞確實於今春檄委廣
通縣知縣郭倫通海縣知縣顧濟美前往逐一清

丈除有糧田四千六百四十一畝零有糧地四百二十五畝零共丈出隱占熟田二萬三百五十五畝零熟地三萬八百二十六畝零現在行催冊報又麗江府民報首田畝據該府元展成稟稱約有田三萬餘畝現在清查冊報即於明歲科租統應俟查明造冊到日會疏題報所有勸令開墾查出影射田地通共一十三萬八千餘畝外夷民自首田四百五十六段合先具摺奏
聞再滇省文武衙門大半各有官莊𠩄業經密查并檄

飭各員據實開報現已悉大畧俟各屬報齊行令
藩司造冊詳
題歸公合并聲明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可嘉之至四字皆屬多諭
同日又
奏爲覆
奏事七月二十日
頒到陞任廣南府經歷吳啓文一摺荷蒙

硃批吳啓文條奏此一摺朕不達卿可酌量斟別爲之

欽此臣看摺內所稱廣南府土同知儂鵬及儂繩英妻撫幼嚴氏并土目陸順達陸尚安父子等情事臣自到任後卽經訪聞隨密飭各員各就所知密稟當據糧儲道張允隨廣南府知府潘允敏等據實呈稟在案查該土同知儂鵬係儂智高之後從吳逆作亂受其僞職及

王師平逆儂鵬投順給以世襲土丞其始從逆四川時曾經搶擄遵義府民間女子濮氏爲妾後奉文稽查發回原籍嫁與張大爲妻及儂鵬身故無嗣鵬

妻祿氏聽信土目龔勝等捏稱濮氏原係懷孕而
去遂將濮氏并其後夫張大之子接回認爲儂氏
之子改名儂繩英冒襲世職後因不法擬絞未議
削土繩英妻嚴氏遂濫膺撫幼管理土丞事自此
土官權柄俱歸土目其四大頭目曰內甲曰總管
曰板欄曰內兵此四目把持線索任意指揮四目
中內甲又最權重凡調撥土兵發縱指使皆係內
甲舊時內甲俱儂氏族人選用康熙三十五六年
有陸尚賢與儂克昌爭此內甲剳殺連年官兵攻
剿不勝後設計招撫陸尚賢出降一守備乘間擊

之事得稍息而儂陸之仇至今不解陸尙賢是現
今板欄陸順達之姪輩始則陸順達誘出尙賢繼
而尙賢死後順達與其子陸尙安等互相濟惡更
甚於尙賢官府傳喚從不入城即偶至城外稟事
亦必四路埋伏勢若臨敵其於村中恃强占奪不
遂其意便肆燒搶伊既盤踞險遠瘴惡之處急則
竟入粵陵藏匿無從追踪曾於五十六七年間各
頭目遍起土兵圍城幾陷攻殺相尋逐年皆有近
雖稍知斂戢不敢猖狂然兇惡難化終爲後患臣
念土官無權權在土目而土目巢穴又逼近陵粵

緣粵夷未靖陵夷有事若不籌畫萬全相機而動即剪除土官亦難以善後先經大張告示明書陸順達陸曾陸尚平陸尚安等名曉以改過從寬怙惡必戮大意復切諭廣南文武明示寬縱密計擒拏續奉清查邊界酌設遊巡之
旨現議於廣南要隘駐劄官兵更替防汎且泗城既定粵夷喪膽料不敢助惡一俟陵阯事定便當剿撫兼行漢夷並用務擒其渠魁收其土地爲一勞永逸之計凡臣屢次札檄皆該經歷所知聞故其言之確鑿也至於該土丞徵取屬夷錢穀名目年例

每年約得六千餘兩色係七成上下實計紋銀四千餘兩與吳啓文所稱八成吹絲銀五六千兩不等之數亦大概相符此外復不時需索夫役牲畜稍不如意則箠楚拘囚無所不至皆有不願服土司管轄之望統俟擒獲陸尚安父子時一面叅革土職盡歸流管轄將向所入年例再疏請

聖恩酌爲減少以恤邊夷其餘盡歸公帑銀米各半輸納庶按緒就理一舉可成而廣南邊境得以寧謐矣謹備細陳覆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覽此奏朕明悉矣次第緩爲之卿自有斟酌道理朕意

凡煙瘴之地改流極宜詳慎

同日又

奏爲請

旨事竊查雲南提督臣郝玉麟於雍正元年十二月奉

旨帶兵前往中甸雍正二年二月又奉

旨帶兵赴察木多應援西藏查拏逆黨在中甸起程時

值大雪封山水冷草枯前督臣高其倬會商署撫

臣楊名時每兵借給一年餉銀至雍正三年九月

提督臣郝玉麟遵
旨查看裡塘巴塘地界一路回署仍酌留兵丁五百名駐劄察木多彈壓地方至雍正四年十二月奉
旨撤回當自中甸進察木多時緣奉有作速前進之
諭旨口內營馬檄調不及提臣郝玉麟將現在馬匹搭配分給兵丁馱載不敷之馬雇覔夷馬給兵馱載每匹發銀一十三兩雪深冰厚番民之馬倒斃甚多又經重複雇募以致各兵多有賠累及抵察木多存營之馬復遣差遊巡逆賊羅卜藏丹津所屬地方招撫南稱巴卡等二十七處番民所到各地

方俱崇山峻嶺積雪數尺而營馬倒斃殆盡迨至
撤師馱馬所存無幾復又雇募由巴塘裡塘草地
跟隨查勘地界進口只在管理糧餉官處每兵權
借銀八兩給付自行雇覓馱載查康熙五十九年
出征西藏兵丁回師馱載於管理糧餉官處每兵
借支銀二十一兩有零察木多係進藏一半路程
每兵借銀八兩未及前次一半又各兵借支過年
及回師盤費前後通算除病故廢疾兵丁外現在
馬步兵丁共借支過銀五萬七千二百四十八兩
零令雖議定作一十二季除還但照數分扣各兵

所支者無幾難資養贍據各兵聯名懇訴情詞廹

切准提督臣郝玉麟咨會前來臣查康熙五十九

年兵丁進征西藏時除照例支給鹽菜口糧給與

馱載馬匹並折給五個月裹帶口糧每石折銀四

十兩七錢製辦一切行裝費用於司庫內每兵借

支半年餉銀與在藏借支之項後蒙

恩旨俱准豁免又節次護解糧餉兵丁每名賞銀十兩

又給與馱載二兵三馬每匹折銀四十兩亦經

奏銷在案各兵往察木多擒拏逆黨援勦各路雖與

進藏兵丁有間然比護糧解餉亦頗效勤勞出口

之日每兵賞銀四兩口糧馬匹並未折給又未領
支草料僅此口糧鹽菜實不敷用適提臣在省臣
詳細詢問伊復備言形狀若照三年扣完恐仍不
免艱窘相應據實請
旨准以六年扣完庶兵丁不致苦累至於量予減免以
示優恤此出
聖主特恩非臣所敢置議也謹繕摺
奏伏乞
睿鑒施行臣謹
奏

此奏甚是朕欣悅覽之卿若不奏此事幾乎疎忽已有
旨矣加恩優恤原朕之本意也







